

哀

包天笑著





哀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一杵鐘聲清游破寂境……………三更燈影小笑證禪心
- 第二回 紫藤碧艸大好家居……………玄鬢朱顏自然愛好
- 第三回 幽篁夾道竹徑深深……………危磴盤崖籃輿緩緩
- 第四回 幽人避暑山上成家……………姘女通神溪邊故事
- 第五回 綠陰翠蓋甜蜜生涯……………白石清泉溫馨工作
- 第六回 白雲飄渺夢繞慈親……………皓月空明情淒佳侶
- 第七回 西風刀尺翠袖殷勤……………南國舟車青衫潦倒
- 第八回 埋首低心十年曳白……………伸眉吐氣一旦飛黃
- 第九回 白鑼營心僑商事業……………赤繩繫足文學因緣
- 第十回 玉怨瓊愁同情揮涕淚……………珠聯璧合夙世訂姻緣

哀

吳門天笑生撰

第一回 一杵鐘聲清游破寂境 三更燈影小病證禪心

世界上有無數悲歡離合的事情。其起源都在極微細的一小點上。往往在他本人自己一些兒沒有覺得。就被運命在幾次的偶然中推移了。要是佛家說起來。便拈出一個緣字來。包舉一切。實在也只是偶然罷了。譬如你的生命從那裏來的。尋根到了生身的父母。試想父母的結合。也無非出於偶然。或者村邊籬下。兩老談心。大家喝得醉醺醺地。說我有一個女兒。你有一個男孩。兩小無猜。年齒相當。我們就結了絲蘿之好。從此就生了你。或者在講堂之上。草地之旁。遇到了那位鬢髮秀眉的女郎。一見便動了心。彼此都熱戀起來。因此便結了婚。隨後就生下了你。倘然那






二老不喝到醉醺醺地。而或者那青年不進這個學校。不和那女郎相戀愛。那末你又在那裏呢。你之爲你。究竟在這個世界上。有你的位置嗎。有一位朋友。偶然在春假的時候。約伴去游玩杭州的西湖。在公園中坐了一晌。夕陽銜山。游人漸漸的都要散歸了。那位朋友也覺得興盡意倦。幾次也要想回去。他的同伴。却說遊山太喫力了。再坐一刻兒。被他延捱了半個鐘頭。正在這半個鐘頭以內。忽遇到他的一位從前同學。過而久不見面的朋友來了。這個同學。不但是自己一人。還同着兩位女子。這無疑是他的眷屬。及至一介紹。果然一位年紀略長的是他的夫人。年穉的一位。是他的妹子。他們多年不見。倒長談起來了。那位游山吃力的同伴。看看暮靄蒼然。反而催了他幾回。他還是戀戀不肯就走。其實他已經神魂環繞在他那位同學的令妹身上了。及至約定了明天晚上。他去走訪那



位同學抄下了詳細的地址。然後回去。到了明天。當然去訪他那位同學。同學也歡迎他。尤其是同學的夫人。漸漸走得熟了。要是有一天不去。腳裏就發癢。心裏就忽忽若有所失。他還沒有娶夫人。他正在渴慕一位溫潤美麗的女性。沒有到幾個月。由他的努力成功。便和這一位同學的令妹。結了婚。咧。但是。偷然當時不是因爲他的那位游侶。遊山吃力。延捱了半個鐘頭。他也決不會遇到那位舊同學。也不會因了同學的緣故。而認識了同學的妹妹。而成就了這一段良緣。這不是一切的事。起始都成於偶然嗎。這種歡樂的事。果然如此。那種悲哀的事。也未嘗不如此。曾記得有一位中國的所謂耆紳。年紀有七十多了。平時保養得也很好。吃東西非常留心。那天他的一位得意的女弟子來了。談談詩文字畫。他老先生非常地高興。談到了後來。有他這個女學生親手自製的湯糰。敬獻他老



師作爲點心。不意那位老先生太高興了。一連就喫了六七枚。在年紀輕的人。再多喫一點兒也不要緊。無奈他是年高而少運動的人。那種湯糰是用糯米粉做的。黏住在腸胃裏。後來竟至一病不起。還有一位某先生的夫人。他們夫婦倆。一同住在法國的巴黎。吸着文明空氣。過着幸福的日子。他們還有一羣的孩子。這真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外國不比中國。他們到處有的是公園。每逢休假的日期。游散的時光。帶着家裏人。到公園中去坐坐。左顧孺人。右尋穉子。那是最歡愉的一種境地了。不想也會發生慘事。那一天。積雪初霽。晴光照到他們的窗前。因爲前兩天的氣候太嚴寒了。大家都關在房子裏。守着那一個火爐。懶得出門。怕被這冷風刺面。今天晴光照眼。已經融融然有春意了。人們不專是一種蟄居戶內的動物。逢着好天氣。便想到了戶外運動。可是某先生的夫人的意思。很



想午餐以後。帶領了伊的兒女輩。到公園中游玩。却不想來了一位女友。某小姐。來約他們一同去吃中飯。附帶到公園中兜一個圈子。本來伊的兒女輩。一早晨起來。看見了陽光。小孩子們縱縱跳跳的就噪着要到公園去。他們的父親。却另外有事要出去。他們的母親。要預備午餐。所以不能如他們之意。現在某小姐來。約他們散步吃飯。當然再好也沒有的了。再不想禍事也就在偶然間發生。那位夫人正坐在一棵大樹蔭下的椅子上。觀看伊的兒女在積雪半融的草地上。跑來跑去。猛不防橐然一聲。在伊的頭上。有一株大樹枝。經不起雪的壓力。折斷下來。實打在那夫人的頭上。擊傷了伊的腦蓋骨。那位夫人便一命嗚呼了。但是倘使那位老紳士。不遇着這位女弟子。孝敬伊親手自製的湯糰。或許還要延上幾年。命。而那位在巴黎的夫人。延捱到了下午纔到公園中去。這雪壓的樹枝。



和伊當然沒有什麼怨仇。不會要等伊坐在那樹下。方纔恰恰打中了伊的腦蓋骨。使伊死於非命。這可見一個人的生死。也不過出於偶然。所謂歡樂之事。到了過去。也只賸了悲哀。人生數十寒暑。在這營擾的生活中。也各人有各人的悲哀。只不過大家不知道罷了。講到春游。我們總忘不了一個西子湖。在南中國總算是一個大公園。古人詩句說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澹裝濃抹總相宜。』只是近幾年來。歐風侵入。西湖的環境。也成了歐化。紅瓦鱗鱗。掩映在疏柳斜陽之次。油碧香車。風馳電掣於通衢廣道之間。環湖一帶。所造的房子。多少終不免帶一點西式。所以近人把前面的兩句詩改過來道。『若把西湖比西子。如今西子作西裝。』以前蕩槳西湖。除了波聲鳥語以外。簡直聽不到什麼聲息。最微妙的遠遠的聽到一杵鐘聲。破了那個寂寞境界。到如今西湖上却添了不少的怪聲。



有如軋軋的汽油船聲音。波波的汽車聲音。都是近年來新添出來的。但是我們倘然蕩舟湖心時。總忘不了這個遠寺鐘聲。使人起一種玄妙之感。有人說。這個鐘聲。是從淨慈寺那裏來的。南屏晚鐘。本來也是西子湖佳景之一。可是杭州地方。寺院最多。也不僅僅限於淨慈寺的鐘聲。不過南屏離西湖最近。鐘聲又極清圓。其實所聽到的。也有別院的鐘聲。卽如清波門外。有個小小寺院。喚做白蓮庵。他們的鐘聲。也可以達到。我今且說這白蓮庵。本是一個尼庵。倒也有三進房屋。地方不甚令人注目。小小一個柵欄式的山門。額上是白蓮庵三個隸書。還出於當地名人之筆。第二進三間開的一座小廳。便是他們的佛殿。左右兩翼。倒也有兩個廂房。佛殿上中間是供奉了金身莊嚴的三世佛。左爲觀音大士。右爲韋護尊者。也雜置着鐘磬木魚之類。是他們師徒幾個人每日做功課的地方。庭



前倒也有兩棵松樹。左右分列。雖然年代是不算怎樣的古。那松樹的身圍也不能算大。但也有一種蒼勁鬱蔚之觀。風來時也能作細細龍吟。這一個佛殿的後面。是三幢樓房。樓上他們師徒幾個人的臥室。布衾葛帳。倒也收拾得潔淨無塵。樓下是他們起居之室。又是誦經念佛之地。中間掛了一軸白描的觀世音像。一個小天然几。倒也瓶花妥貼。經卷紛披。原來他們那裏。共有師徒三人。一師二徒。也很過得那清閑的光陰。他們的那位老師太。今年已在六十多歲了。在二十三歲的時候。便出了家。已度了四十年的女尼生活。大凡投身空門的人。都是受到了一種刺激。伊是從十九歲嫁了一個男人。到了二十一歲的時候。那個男人。便以肺病死了。本來是一對很愛好的夫婦。中途折翼。自然是要痛心不堪。當時在伊這位年輕的丈夫咽氣的當兒。伊也偷偷的吞着生鴉片烟。要想殉死。



因爲伊和伊的男人。不過相處到了一年有半。膝下也並沒有一男半女。伊想到倘然不死。以後這般長夜迢迢的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倒不如跟了他去。到黃泉路上去。夫唱婦隨吧。可是世間的事。往往難如人意。生死大數。自己是做不得主的。你不願意死的人。而且社會上正需要他的人。偏偏一旦死神降臨。便這樣的死了。就像那位老尼姑當年的男人。他正在青年有爲的時代。他寧肯拋撇了愛妻。便爾辭世。可是催命符已到。也就沒有辦法了。你願意要死的了。覺得生在世間。已經沒有什麼味兒了。於是立意要想自殺。無奈你的大限未到。到了你瀕死的時節。自有人來救護你。阻擋你。就像那位老師太在年青時候。見伊這位少年恩愛的丈夫。畢命之時。心中非常痛苦。因爲他們本來是個舊家庭。而且是一個大家族。伊的阿翁從前也是有嗜好。吸幾口鴉片烟的。伊乘人在料理剛死



的人。使他們一個不提防。便在伊阿翁的烟榻上。抓得一隻明角花鼓式的烟盒子。看看裏面倒還有半煙盒子的烟膏。伊本來在哭的昏沉沉地。便不問情由。向嘴裏一倒。仰着喉嚨。閉住了氣。向肚子裏一咽。咽却是咽下去了。但是滿嘴的烟漬。這個苦味。也就教人難受。伊只得拚命去喝茶。要掃清口內的烟漬。又拚命去嗽口。伊想毒發的時候。必定非常難過。也不願意使人看見。伊一個人去睡在後房。靜待死神的惠臨。大家以爲伊哭得太厲害了。讓伊休息休息。也不去注意伊。無奈伊這位阿翁。一刻兒工夫。便去一燈相對了。發見這個花鼓式的烟盒子。已經成了空空如也。吃鴉片煙的人。在這個上頭。最是細心。他想到分明還有半盒子烟膏咧。怎麼一回兒便完了。家中又沒有第二個人抽大煙的。他登時就疑心起來了。新死的是他第二個兒子。他因此便想到媳婦身上去。便問那家裏




人道。二少奶奶呢。伊到那裏去了。家中僕婦輩說道。可憐二少奶奶。哭得死去活來。現在人已疲倦極了。眼淚也哭乾了。聲音也哭啞了。正睡在後房。休息一下子咧。他的阿翁沉吟道。不對呀。我爲什麼少了半盒子煙。又瞧了一瞧痰盂裏。黃澄澄的水。還留着煙氣。連說不對不對。一剎那間。把這個恐怖的心。已傳染到了全家。大家都想到了這個念頭。連忙去看這位二少奶奶時。便覺得伊的神色有異。問伊時。雖則哭着力辯沒有吞煙。但是人家早已察出伊一定服毒的了。家中人於是忙亂起來。請了醫士。把伊灌了許多藥水。幸得不死。一面又常有人監視伊。勸慰伊。自殺也是一時衝動。在心中激起了這種念頭的當兒。好像那時是非死不可的。到後來哀痛之心稍減。也就弛緩下來了。可是那時候中國的舊禮教觀念非常之深。他們的家中。又是一個大家族制度。守着古聖賢「一與之醢」。



終身不改」的明訓。上流社會的婦女。丈夫死了以後。也有伊的一種「之死靡它」的決心。無奈這永遠的寂寞。如何的排遣。後來便走到那家教的大道上去。漸漸生了一種信仰。起初不過是吃素念佛。後來却定要削髮修行。因為伊在丈夫初死的當兒。家中人都可憐伊是個青年孀婦。都不絕地的勸慰伊。經了時光的消磨。大家對於伊也有些兒淡下來了。伊覺得除了已死的丈夫之外。也沒有一個親熱的人。倘然自己的父母在堂。伊也可以回到娘家去住。這們一年半載。無如父母早已故世。只有兄嫂在那裏。也不是十分融洽的。要是膝下有了一男半女。到底是有了。一個結晶品。可以弄兒為樂。也消去了一半愁煩。無奈這寂寞的空閨中。也聽不到一點兒孩子啼笑的聲音。因此這位二少奶。除了出家。便沒有第二個慰安的方法了。最先家裏人也勸伊。說你要修行。在家裏也一樣。



可以修行。我們家裏有的是房子。你要靜室。你要佛堂。我們都可以給你收拾出來。一樣的可以念佛參禪。何必一定要絞了頭髮當姑子去。然後可以算修行呢。可是那位二少奶奶。却是堅決的很。無論什麼人勸伊。都勸不回心來。伊說我要出家。就是要離開這個家。若是在家修行。依然有種種煩擾。修行人最忌有那種煩擾的事。倘然你們要阻止我出家。我也惟有一死而已。我既無兒女。又不要分你們什麼財產。兄嫂也不來干涉我的事。你們又何必阻擋我呢。如此一說。伊的家中人。也知道伊的立志甚堅。這個時候。伊出家的地方。還不是現今的白蓮庵。還是一座離西湖很遠的喚做華嚴庵的。伊在那裏披剃出家。伊的那位老師父。已經有八十多歲了。後來因爲白蓮庵無人持住。便把伊調了過來。伊的法名喚作智圓。伊便陸續收了幾位徒弟。有兩位徒弟不在此間庵裏。在這個白



蓮庵裏的兩位徒弟。年紀都還很輕。一位法名慧雲的。是那師父的第三位徒弟。今年纔得二十五歲。一位喚做慧因的。是那師父第五位徒弟。年紀更輕。今年不過二十二歲。有人說。這兩位尼姑。都是女學生。而且都是名門之女。都是很有知識的人。他們的所以出家披剃。身入空門。當然有他們的歷史。而且知道這位慧因師。和那位慧雲師。還是個表姊妹。照現在他們的地位。和庵中的規矩。自然以師兄弟相稱。然而他們到了沒有人的地方。或是在自己的房中。却仍舊還是姐姐妹妹相稱。雖然是表姊妹。却勝於同胞。不過慧因的身體不大好。遠不及伊姐姐慧雲的身體健全。一個月裏。總要生幾回病。難得這個月裏。但覺有幾天身子不爽快。便這樣安然的過去。已經是要算這一個月的運氣十分好。而且還要以為保養上有進步了。每逢慧因一病倒在牀。總是慧雲去侍奉伊。若是病的



厲害了。慧雲給伊去奔走請醫生。在病榻之前看護伊。本來那個庵裏住的地方倒也還寬舒。老師父只住了後樓一小間。其餘的房子。都也還空閑着。他們兩師弟兄是對面的兩間屋子。每人佔了一間。後來因爲慧因不時生病。慧雲爲了看護伊的便利。就住在慧因房中。兩人爲着可以解除寂寞起見。也就住在一房。加着慧因一病以後。更少不得慧雲。給伊調理湯藥等等。倘然是小病。不必請醫生的。他們也知道服一些家常的藥。自然也就痊可了。不過每逢病得厲害的當兒。慧雲又是急。又是忙。又要常常的寬慰伊。有時連起牀洩溺。都是慧雲扶持伊。幸虧近來慧因病了以後。身輕如燕。慧雲又身軀健碩。一抱就抱起了伊。當伊抱起了慧因。輕輕給伊整理好了枕頭。安放在牀上的時候。慧因的一隻雪白而無力的臂膀。勾住了慧雲的粉頸。嬌喘着的說道。好姐姐。你是前世裏不知道欠



了我多少債。今世裏來償還我了。只不知幾時纔能償清。菩薩保佑你。手脚輕健。無病無痛。像我那樣。與其生在世上。疾病災難。受種種苦厄。不如早早魂靈脫離了軀壳。何苦的要這樣磨難呢。慧雲道。妹妹不是這樣說的一個人。疾病之來。也是沒奈何的事。但是心裏頭寬舒一點。疾病也就可以輕鬆。現在我們是一無窒礙的人了。我希望妹妹不要多用心思。我昨天晚上聽你一夜天沒有睡着。我知道你又在上心事了。但是過去的。事。還去想他什麼。我們修行的人。第一要免去那種瞎心思。慧因道。姐姐教訓我的話都對。現在我也不大想心事了。晚上睡不着。是的。越是想睡。越是睡不着。我怕是自己睡不着。驚擾了你。所以不敢喚你。驚動你。怎麼你竟覺察了。我病了。你來服侍我。我很覺得對不起你。慧雲握着伊的手道。別這樣說了。誰沒有個疾病災難。譬如我害了病。你當然一樣的服侍。



我古人說的「疾病相扶持」鄉鄰之間也要互相扶助。何況我們是姊妹。你想外國的修道女教士。伊願意投身到醫院裏去當看護婦。對於不論什麼陌生的人。不論什麼骯髒的男子。也一樣的看護他。這也是自度度人之法。何況我們是個患難中來。勝於嫡親的姊妹呢。慧因閉着了眼睛道。我的一生。遇着了你姐姐。就算是我畢生的幸福了。但是慧因雖然常常的病倒了。可是過了幾天。病也就好了。逢着春秋佳日。他們雖不去游玩。在庵中或是談笑。或是靜坐。倒也還覺得舒適。就只慧因每在靜中。終不免將從前的一切。兜上心來。這或者是伊的功候未深。不及慧雲的萬念皆空。也就是伊的病根未去的緣故吧。



第二回 紫籐碧草大好家居 玄鬢朱顏自然愛好

春天已經告別了。牠把這一幅大地上的水彩畫。交給了司夏令的主宰。教他着意的綉染。所有的各種顏料。都要特別加穠。由澹黃淺碧。變成疊翠重綠。似剪錦一般的玫瑰。如火珠一般的石榴。都襯出他的絕艷。在初春赤裸的梧桐樹。至此排列在馬路兩旁。也披上牠的綠披肩。人們說去了輕綿薄絨的衣服。換上了單夾的衣衫。自然覺得輕快了許多。時髦的女郎。更從柔滑的羅衣中。隱約地顯出輕圓的乳部。短短的袖子。露出雪白的的手臂。肉色的絲襪。更表現了曲線美。人家的園林別墅。也都是綠樹蔭濃。鶯飛草長。在上海馬斯南路的中間。有一座小洋房。門前圍以矮欄。望進去便似鋪了一片大地氈般的綠茸茸草地。將踏上台階的地方。有一架紫籐花棚。上面似瓔珞一般。垂下了一串串深紫色的花兒。連地上



也似鋪了錦繡夕陽方從柳樹陰中探頭探腦的在雲幕裏要想作臨去秋波。忽聽得門前波波幾聲。停下了一輛飛霞脫青灰色小汽車。跳下了一位少年。年紀不過二十三四歲。身材適中。臉上老是帶着一些兒微笑。對於任何人都是透露出十分溫和。有一對誠摯的目光。穿了一套米灰色的春服。在衣袋裏掏出一方雪白的紗巾。微微拭了額上的汗。把帽子握在手中。一手便揷那短欄門上的電鈴。還沒有揷上兩響。早由草地上似飛奔一般。跑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娃來。女娃的後面。跟了一頭短腳長毛。蒙茸徧體。的獅子狗。那女娃跑得快。獅子狗也跑得快。女娃開了短欄門。笑嘻嘻的說道。我早就知道陳少爺來了。少年道。你怎麼知道呢。難道你在樓上早望見我來了嗎。女娃道。我不在樓上。陳少爺汽車上的喇叭聲。我早已聽的熟了。只要聽到這個喇叭聲音。我就知道是陳少爺來



了。少年道。阿寶。你倒很聰明。小少爺今天好了些嗎。醫生來過了沒有。三小姐在家不在家。阿寶一面關上短欄門。那頭獅子狗。好像是認識那位西裝少年似的。向他前後左右跳躍。又不絕地用鼻子去嗅他的皮鞋。再將身子坐起。用兩隻前脚。頻頻向他作揖。阿寶呼道。小白。小白。又向少年道。陳少爺。牠在歡迎你咧。你每天來了。總給牠餅乾喫。牠又想吃餅乾了。饑嘴的小白。少年跟着阿寶走。又問三小姐在樓上嗎。阿寶向樓上望了一望說。我剛纔下樓時。在太太房間裏。小少爺似乎比昨日好一些。可是咳嗽還是咳。常常發脾氣。前日舅太太送了一部小汽車來。開足了在地板上可以走三四丈遠。底下是有發條的。昨天夜裏弄白相。不知怎樣的發條壞了。汽車就開不動了。他足足哭鬧了兩個鐘頭。因爲哭得厲害。三小姐想連夜坐了黃包車出去買。但是辰光已經九點鐘了。太太說。店



家已經打了烺了。那裏再有買處。少年道：「我沒有知道。不然我今天就在先施公司帶一部小汽車來了。」阿寶道：「到了今天。小少爺也不想什麼小汽車。大概他已忘記了。」阿寶這時引領了這位少年。已經走過了紫籐棚。踏上了白石的台階。推開了玻璃門。裏面就是一張扶梯。阿寶就在扶梯底下喚道：「陳少爺來了。」那頭哈叭小獅子狗好似引導一般。搖着尾巴。便先上樓梯去了。少年將手中的呢帽。掛在樓梯下的衣架上。輕輕地踏上扶梯去。這時早有一個十八九歲嬌小玲瓏的女郎。一張紅潤而宜喜宜嘖的橢圓臉兒。時人稱之爲鵝蛋臉的。一雙大而活動光亮的眼睛。從伊的母親房中迎接到扶梯近邊來。口中說道：「華。昨天你怎麼沒有來。原來那少年喚做陳士華。和這位女郎家中同鄉而又帶着一點親戚。現在又是同學。中國的親戚中。以表親爲最繁多。在外國的親族中。父系與母



系是一樣。從堂弟兄和所謂表弟兄是一樣。稱呼上也沒有分別。若是中國的親族中。以宗法社會。便分出堂弟兄和表兄弟來。但是這表親擴展得極遠。俗語說的「一表三千里」。尤其是江西人。凡是同鄉。磕來碰去。都可以關聯着是表親來。江西人因此凡遇同鄉。都可以稱之爲老表。現在陳士華和這位女郎家。也帶着點表親。只不過不是嫡表罷了。那位女郎的母親。他趕着喚伊一聲舅母。可見得這舅母。也不是嫡親的舅母咧。這一位三小姐。便是和陳士華在中華大學校裏的同學。近半年來。陳士華把馬斯南路黃家的一個短欄門。走得很熟。加着他是一個和氣不過的人。滿面春風。所以他們一家上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他。陳士華隨着他的漸漸走入親愛之路的同學三小姐進來。一面誠懇地問道。今天小弟弟好一點兒吧。三小姐道。好是好點。不過晚上還是咳嗽。一咳起來。



便不住口的咳。常常鬧得面漲通紅。要不咳嗽就好了。兩人說話時。早已走進了扶梯右首的那一間房間。這便是黃太太的房間了。正中擺了一張西門司扁圓梗子的加闊半銅牀。上面高懸着圓頂珠羅紗的帳子。打了一個結。塞在銅牀的一面。因爲這宅子前後是草地。雖在初夏。天氣一蒸熱。蚊蟲便孳生了。梳妝台上。除了幾張照片以外。亂七八糟的放了許多藥水玻璃瓶。這玻璃瓶裏的藥水。却是五顏六色。有澹紅的。有淺綠的。有蜜黃的。有醬紫的。這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藥水瓶。好像是大藥房裏櫥櫃裏的窗飾品。一方面也就知道那個病人。儘吃那種藥水。也可以算得煩膩了。離牀不遠。有一隻深玫瑰色天鵝絨的沙發上。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孩子。那個孩子臉上雖不見得十分瘦削。但是過分地顯出一種青白色來。好像是沒有一種紅潤的血華。眼睛上微有些兒腫。倒也靜靜地



坐在那裏。翻看那些兒童世界小朋友之類。黃太太道。好了。華哥哥來了。不是你今天上午還牽記着華哥哥嗎。你不是說等身體好了以後。要跟華哥哥到跳舞場裏去看跳舞嗎。陳士華道。真的。等小弟弟好了。我們要去。看跳舞去。連好姐姐。媽媽也一同去。現在你病了。不出去。他們都陪着。你。我。一個兒也不高興去了。黃太太道。可不是嗎。他每天拖牢了好姐姐。不放伊。歪一歪脚。學堂裏已經告了一星期的假了。剛纔又扭着他好姐姐講兒童世界裏的故事。又是猜什麼謎兒。伊也真有這個好耐性。那時坐在沙發裏的小弟弟。忽然在蒼白的膝上。漾出一種高興的微笑。他道。華哥哥。我給你猜猜。你猜水果中。有幾種是沒有皮的。陳士華這時倒被那個小孩子怔住了。說水果大概都有皮的。怎麼說沒有皮的呢。他昂頭想了一想。却想不出來。三小姐向他點頭微笑道。這叫做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今兒可會被小弟弟問住了。陳士華問道。是現在就有的。水果
 呢。還是在秋冬之間纔有的呢。三小姐道。也有現在就有的。也有要到
 了冬天纔有的。陳士華猛然想起來道。橄欖。不是沒有皮的嗎。但是也可
 以算有皮的。不過他的皮太薄。人家就連皮嚼了。不能算是絕對的沒有
 皮。小弟弟道。那末還有一種呢。現在快要有了。陳士華一時竟想不出。三
 小姐道。告訴了你吧。楊梅。不是沒有皮的嗎。士華點頭道。那倒真是沒有
 皮的。如此說來。同類中還有桑葢之類。也都是一樣。三小姐道。是的。不過
 那不入於普通水果之內。正在說話的當兒。阿寶從扶梯上登登登的跑
 上來。先來報了一個信。就是周醫生來了。隨後就見一位約有三十多歲
 光景。圓圓的臉兒。胖胖的身裁。西裝很漂亮的醫生。走了進來。這位周醫
 生。也是士華的朋友。是他哥哥在美國留學時的一位同學。開業不過三



四年。爲人極其溫和而誠懇。言語灑脫。舉止毫爽。他規定每天的下午來診一次。因爲天天來了。所以和這一家熟識非常。醫生就是喜歡那種主顧。最怕的是病家。今天請了某醫生。明天說是某醫生沒有什麼效驗。又換請了一位某醫生。或者前醫生剛剛有一些效驗。倒歸功於後醫生了。這是使醫生們最灰心的一件事。又有那種病家。對於醫生。茫無定見。有人來說甲醫生好。他們便去請了甲醫生來。回頭又有親戚們推薦了乙醫生如何的精明。他們又急急的去請乙醫生。醫生們又不能阻止病家。只請了我。不許請別個醫生。並且甲醫生與乙醫生。又互相攻駁。醫生對於病家。漸漸地失去忠實的心。而病家也得不到好處。還有那些老年人。見了西醫沒有速效。便說還是請中醫看看吧。這種內科的病。還是中醫來得有把握。西醫是要蠻幹的。什麼寒熱不退。要戴冰帽子咧。人家肚子



痛。就說是腸炎胃炎。要割開肚子來治理咧。因此本來西醫看了略有一點頭緒的。又去換了中醫。像黃家那樣却不然。他們一家子都是相信西醫的。自從請了那位周醫生來。沒有換過別人。因為病家肯信用那位醫生。醫生便愈加肯盡心竭力。也用不着去請他。他每天總是在下午四五點鐘來一次。小弟弟聽得說醫生來了。微微皺了一皺眉頭。病人總是怕醫生的診視。幸虧那位周醫生。哄孩子的本領倒也不差。他在診病時。嘴裏七搭八搭的講那些故事兒。孩子喜歡聽的話。把小孩子不願就診的時間哄過去了。今天走進來後。除了和陳士華及黃家母女招呼了以後。開口就問昨天晚上。咳嗽好了一點嗎。黃太太道。咳還是咳。比前天略為好些。周醫生道。那自然要慢慢兒好的。有兩句老話說得好。『病來時如箭。病去時如線。』只要一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不到幾天。就馬上顯出顏色。



來了。周醫生說時。一面便撫着小弟弟的額角。順手摸着他頸子裏的淋巴腺核兒。又說道。今天的天氣暖。讓我聽聽心肺着。我知道一定比前幾天好得多了。再好一點。我們就可以出去游玩。你們這裏到法國公園是近極了。以後每天可以去游玩。我倘然下午沒有什麼出診。也可以陪了你一同去咧。黃太太道。真的。他昨天還囑着要到公園裏去。我因爲恐怕出去碰到了風。那不是玩的事。周醫生道。那倒不妨事。太陽好的時候。進去晒晒太陽光。呼吸些新鮮空氣。那於病體是有益的。在這個當兒。黃太太已經幫着周醫生解開了小弟弟胸口的鈕扣。他把一個聽筒。在聽他的呼吸。聽了半晌。再用手指。在他的肺部左面右面。甚而至於背心上。東也篤篤地敲敲。西也篤篤地敲敲。口中不絕地的說道。好得多。比前次好得多。還繼續着公園的游玩問題道。可以到公園裏去。好在此地到法國



公園。只有一點點路。又笑着道。我們醫生。總喜歡勸人轉地療養。我說你們到熱天。何妨到莫干山去住一兩個月。現在從杭州到莫干山的公路。已經修好了。倘然自己包了一輛汽車去。當天游玩了可以回來。再便當也沒有。你們做杭州人的真是好福氣。有許多好風景的好地方。三小姐道。周醫生。你也不用眼熱我們杭州。你們蘇州地方。好玩的地方很多。我倒喜歡蘇州。有許多山。還是本來面目。沒有經過人工雕琢。我嘗給華說湖山的好處。就好在天然兩字。譬如一個女人。愛好天然。不施脂粉。自然顯出真美來。像我們杭州的西湖。一天天的在那裏妝扮起來。搽脂弄粉。已經失去固有之美的了。現在索性好了。滿塗了些外國臙脂外國粉。弄成了中不中。西不西。現在的西湖。就像我們上海的女人。腳上穿了皮鞋。身上着了旗袍。眉毛畫到了鬢腳邊。滿嘴唇塗了臙脂。從前說是血盆大



口。如今也至少變成了個血盆小口了。將來的西湖也至少塗抹得這個樣子了。周醫生道。蘇州有很好的風景。到如今完全是失於修理了。像剛纔黃小姐所說的過於塗抹。確是不好。但是儘伊頹廢。不加修飾。也太不像樣。這好比一個閨秀。儀態大方。是應該的。只不要過於冶容妖艷就是了。但倘然穿了破衣粗服。又像什麼樣子。現在像蘇州各處風景的失於修理。漸漸到了這個境界了。他們講話時。黃太太便給伊的愛兒。紐好了衣服上的鈕扣。皺着眉頭道。你看。臉上還裝着體面。身上已經瘦的可憐了。你還不好好兒吃藥。周醫生。我聽說有的醫院裏。有一種愛克司光鏡。可以照見肺部裏有病沒有病。我們也可以去照照嗎。周醫生道。怎麼不可以。這原是應該去照照的。你們倘要去照時。我可以介紹一個醫院。小弟弟聽了道。姆媽。我不要去照。我聽得人說。照愛克司光鏡。要脫光了身



子夾在什麼夾板裏。我怕我不要照。黃太太又怕那孩子憂愁發脾氣。便道。不要照。不要照。便向周醫生道。那末過一天再說吧。周醫生笑着說道。那末莫干山去不去呢。很好玩的莫干山。小弟弟却點點頭。便道。周醫生。到了那一天。我們一同去。周醫生笑道。我是極想去。在上海那個塵濁之區。一天到晚。和病人周旋。早鬧到頭昏眼暗。也很想休息休息。再有你們同去。更加是好了。無奈我的業務關係。要停診一兩個月。到莫干山避暑去。只怕沒有那種清福。因為當醫生的一半也是為社會服務的。有許多是我看熟在那裏的病人。忽然換了一個人去診視。便摸不着路。二則這一停診下來。於業務前途。也很有影響。你們倘要去時。莫干山不是也有個療養院嗎。那邊的院長和我同學。我可以介紹你們去。一定可以竭誠招待的。周醫生那時收拾了他的藥箱。說是在相近還有一家病家。要



去出診。說了一句各位明朝會便自去了。黃太太道。周醫生近來生意很
不差。不過因爲生意好了一點。反而不能走開。他每天的門診。要看二三
十號。到了四點鐘以後就出診。遇着了急診。半夜三更。還要起來。做了醫
生。也就沒有辦法了。聽說他家裏本有幾個錢。不做醫生。也可以過活。他
却說一個人總要有一個職業。但他却極肯做好事。有許多出不起錢的
病家。他不但收他的診費。連很貴的藥資。他也都送給他咧。陳士華點
頭道。是的。就是他的醫學也不壞。當醫生的靠兩件事。一件是學識。一件
是經驗。他的學識是不差的。聽說在美國學校裏的時候。有許多外國同
學。都考不過他。他的攷試論文。於醫學上頗有新發明。爲醫學界所傳誦。
至於經驗呢。那要靠病人看得多。他自開業以來。每天的門診。可算得其
門如市。經驗也算得是豐富了。黃太太道。他教我們到莫干山去。我們雖



然是杭州人。莫干山還沒有去過。聽說那地方風景是很好。不過總覺得有些不便當。要是我們娘兒兩人去了。更顯得寂寞了。小弟弟道。那末自然好姐姐也去囉。好姐姐不去。我也不高興去。華哥哥你是到過莫干山的。你從前不是給我講過莫干山的景緻嗎。我們要去便一同去。我們還是我們這四個人。單單我同姆媽兩個人去。冷靜也冷靜死了。黃太太帶點責備伊兒子的口吻道。你又是那樣賴皮了。拖着自己的阿姐陪着你。還不够。又要拉華哥哥同去。你不管人家有事沒事。人家怎能丟了正經事陪你。這時三小姐正隨手取了一本兒童畫報在手裏。眼睛雖望着書中的圖畫。神情却完全不屬。伊想倘然我們到莫干山去。那末自然華也是要同去的。現在母親却說他有正經事。不要拉他同去。他不要誤會了。不教他同去了嗎。伊心中這樣想。眼光却睨着士華。切望他怎樣的同答。



士華却笑着說道。若是你們在暑假的時候。到莫干山去。我也一定可以伴着你們同去住幾天。剛纔舅母說我有正經事。我有什麼正經事呢。暑假中也無非游玩而已。本來我也是每年要到杭州去的。要如從杭州到莫干山。不是很便利的嗎。小弟弟聽了。便非常高興。一骨碌便騎在陳士華的膝上。扯了他的領結道。那末我們一同去。好姐姐也去。華哥哥也去。我們是多熱鬧呢。黃太太瞧着伊的兒子開心。伊心中也是開心。却故意嗔責道。去便去。你不要只管淘氣。扭著華哥哥。你瞧衣服都被你弄皺了。

大湖大盜

姚民哀
先生最
近傑作

太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

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為

盜匪幫派

不計其數

以太保阿書為最著名

本書為太保阿書醫師所口述

姚民哀先生所編敘

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

極為詳盡

盜匪如何入夥

如何處置肉票

行動如何殘暴

如何奸淫婦女

如何拒敵官兵

太保如何出身

從少有奇事

其父有何奇蹟

如何被推匪首

如何擄綁法婦

如何洗劫各地

如何被捕伏法

詳細寫來

實人實事

比報載更為真確

全書兩冊
二十萬言

特價祇售九角六分

函購寄費
一角三分

上海四馬路

大衆書局

發行各省

世界書局

代售

隨書
附送

太保

阿書

殺頭

寫真

照片

十圖

用銅版

厚紙精

印非原

清漸金

底重非

徵集非

常名貴



第三回

幽篁夾道竹徑深深

危磴盤崖籃輿緩緩

莫干山的汽車站。停着一輛自杭州開來的油碧敞篷汽車。那是從杭州包定了。直放到這裏。不是那種公共的長途汽車。跳下了一位年約八九歲的男孩子。穿了一件米色府綢的西童服。下面是同色的短褲。露出了半段膝蓋骨。白帆布的鞋子。早布了一層薄薄的黃沙。頭髮烏濃的覆在額際。却沒有戴帽子。手裏握一根在杭州買來的細籐鞭子。他一下車。便走到汽車頭上的兩盞燈旁。嚷道。華哥哥。這裏有三隻紅蜻蜓了。剛纔我們在那邊停車的當兒。不是只有一隻蜻蜓嗎。汽車中一位年近四十歲的太太。看上去也不過三十歲的模樣兒。正要預備下車來。急急的喚道。元吉。當心。這裏汽車多。早有一個西裝少年。穿了一身淺灰色的旅行裝。肩上斜背了一隻照相提鏡。手裏握着一頂細草闊邊的童子草帽。便笑



着向車中那位太太道。舅母放心。我來招呼他。因也走到汽車前面道。小弟弟來戴了帽子。元吉却只是指手畫腳的說道。華哥哥。你瞧這裏不是有三隻紅蜻蜓嗎。怎麼都會死在這上面。我們把牠取下來好不好。陳士華瞧時。果然有大小三隻紅蜻蜓。黏在汽車頭上的水箱罩上。原來他們今天到莫干山。在早晨七點鐘便動身了。看看天有下雨之意。太陽似新娘一般。籠着一層薄薄的霧縠。似乎有些羞於見人的樣子。曉風把湖畔的楊柳。飄來拂去。好似對鏡理髮。將作晨妝。預備洗沐一番。黃太太說。不要下雨吧。在半路遇到雨。避也無從避。陳士華道。在汽車裏。沒有什麼要緊。況且是我們自己包的汽車。到了莫干山。倘然下雨不能上山。我們在汽車裏多等一刻就是了。小雨是轎子上也有油篷的。並不妨礙。黃太太看看伊的女兒三小姐道。筠兒。你看怎樣。那位三小姐。雖然排行第三。



但是他們却是連着男女一同排行的。上面有兩位哥哥。所以伊排行爲三。伊的父親黃老爺。生下了三子一女。第一第二的兩位公子。是前夫人所出。後來斷了絃。就續娶了現今這位夫人。生下了一位小姐。閨名喚做筠青。就是那位三小姐。那位最小的兒子。喚做元吉。那便是大家呼他小弟弟的那個。至說前夫人所生的兩子。那位大少爺。曾出洋留過學的。是一位銀行家。現在任天津某某分行的行長。他攜着他那位大少奶奶。住居在天津。組織他的小家庭去了。倒也每月來此問候。也很孝敬繼母。問慰弟妹。只覺得不是自己肚皮裏袋出來的人。顯透出有些兒客氣。至於那位二少爺。造物主宰不知爲了一種什麼緣由。却存了個偏憎偏愛之心。在十三四歲的當兒。就得了一種病。說是小癆病。請醫服藥。鬧了這好幾年。終究是藥石挽不住他的運命。到了十八歲的那一年。一個行將成



熟的青年。急急離開這世界了。人家都說這是肺結核病。在一家人中。易於傳染。尤其是在二十歲以內的男女。最是一個危險時期。可是他的大哥。從小就比他健康。這兩個孩兒。爲什麼有那命運的差別。把健康和脆弱。分別地落到這兩個未成熟的小身體上。這是一個造物主的不平。或者也是所謂偶然的事了。因爲這位二少爺是害了那種小癆病而死的。不免一家人都有了一些戒心了。偏偏如今那位名喚元吉的小弟弟。排行要稱爲四少爺的。他又犯着和第二位哥哥一樣的病了。因此人家又說那肺病不但是要傳染。而且還是要遺傳。但是又覺得有些不對了。他的父親黃老爺。是個胖胖的富於脂肪的人。黃太太雖不算得豐腴。却也有一些沒有肺病的現象。況且他的二哥哥又是異母所出。可見得遺傳兩字。也不是取信的。不過家裏曾經有過了這麼的一回事。愈加使人心



焦急所以這回小弟弟的病。他母親自然是着急得不得了。便是他的那位姊姊。心中也在納悶。周醫生明知道肺病是個危險症。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們。但是也不能和病家怎樣的說。倘然告訴了他們。驚駭了他們。也徒使他們心中煩悶。究竟也無補於病家。無補於病人。因此他看了一回。總說好點好點。也許果然有時候有點兒起色。可知肺病也就是一種時好時歹的病。偶然有幾天覺得好些。不能以此爲準的。那幾天內。元吉的確比上個月裏好得多。臉兒有些圓圓的。面龐上也發着紅潤了。周醫生那天提議的轉地療養。勸他們到莫干山去。他們倒很有這個意思。往後四個人。也曾開過了好幾次的聯席會議。小孩子雖在病中。還是富於興趣。還是喜歡游玩的。他沒有到過莫干山。以爲莫干山是怎樣的好玩。他恨不得立刻就到莫干山去。他的姊姊筠青說。我們還是要到學校



裏去的。最好是暑假中早些去。近來我們放暑假也是很早的。一面說着。一面把眼睛看着陳士華。問道。華。你說是不是。筠青說到我們的放假。就不止是一人。也有陳士華在內了。他們本來在一個學校裏念書。放暑假也是在同一日期。伊的眼睛望着士華。也是要取得他同意的意思。黃太太也知伊女兒的意思。伊還是一個舊式的太太們。莫干山又沒有去住過。伊覺得儻然沒有一個男人伴同前去。有許多事有些兒不放心。伊是巴不得要陳士華一同去的。因此也說道。那末我們決定到放了暑假同去。此刻華哥哥和好姊妹都要到學校。只要等他們一考過了。我們就可以動身。聽說到了那時候。到山上去避暑的中國人外國人。却不在少數。咧。勸說了一番。因此便決定了放過暑假就去。黃家和陳士華本來都是杭州人。他們的老家也都在杭州。不過陳家近來搬往嘉興去住了。到了



那天他們爲便利起見。就在西湖邊上的旅館住宿一宵。那個西子湖。本來是他們家常便飯。已經也游得不要游了。所以明天一早。就包了一輛汽車。直放莫干山。只是雲氣冥濛。遮住了晨曦。大有下雨之勢。黃太太怕的路上遇雨。有的兒躊躇。因此決之於伊那位女兒。筠青正在旅館樓上的走廊欄干邊。望着清曉的西湖。別具一種風姿。說道。我看沒有什麼大雨。姆媽。你看山頭都很清爽。沒有什麼迷糊。即使有幾點雲端裏的雨。也沒有什麼要緊的。黃太太一向把女兒的言語。有如綸音一般。便道。既然你們大家說不要緊。我們就走。果然路上並沒有遇到雨。但是忽然地一堆厚雲推上來。也灑上幾點大而稀疏的雨點。天公也好像做文章的人一般。故作驚人之筆。一回兒太陽又探出頭來。張了一張。仍舊縮了進去。那厚厚的一大塊雲的周圍。便鑲了金色燦爛的邊。好似時髦女郎的澹



灰色的旗袍上。鑲了韋陀金邊似的。一路上汽車是風馳電掣。浙江有好幾處地方都是產生竹子的。伊古以來稱之爲「東南竹箭」。尤其是從杭州至莫干山的一條路上。兩旁都是竹林。有一處地方。那個地名喚做竹徑。真個是竹徑通幽。除了中間一條公路之外。兩傍都是一片瀟湘。約有好幾十畝。而且均勻整整的都是細竹。映照得人的衣襟上。都發了青翠的顏色了。樂得那位小弟弟。拍手蹀脚。說是這地方好玩好玩。士華和筠青也觀賞不已。黃太太道。這裏都是產竹的地方。不知那些竹子是做什麼用的。士華道。那用場多得很咧。試想我們一天到晚。所接觸的東西。有許多許多是竹製的。到了鄉下人家。愈加靠着竹製的器物。讀到古文上的「黃崗竹樓記」。連房子也都是用竹造的。不但是本國所用。還有運輸到外國去的咧。我們寫字的毛筆。那筆管也是此地的出產啊。出了



竹徑以後。雖然沒有似那樣的純粹細竹。却也見修篁夾道。絲延不絕。那時好像天然作勢下雨的當兒。便見有無數的紅蜻蜓在空中飛舞。黃太太在汽車中道。只怕天是到底要下雨了。往往在這夏天起陣頭雨之先。便有那種蜻蜓飛舞。元吉道。這是什麼緣故呀。黃太太道。人家說。蜻蜓是龍身上的蟲子。夏天的陣頭雨。是龍取水。龍在這時候。身體上感覺到不舒服起來了。牠把身體一抖擻。龍身上的蟲子。也紛紛墜下來了。元吉癡癡的聽着出神。既而說道。不對不對。這是姆媽在那裏撒謊了。學校裏的先生告訴我。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龍那一樣動物。也沒有人的眼睛。真實地看見過龍。既沒有龍。還有什麼龍蟲呢。我們在上海廣東吃食店裏買的一種食物。也叫龍蟲。現在你說蜻蜓也叫龍蟲。龍的蟲子。怎麼這樣多呢。陳士華格的一聲笑道。蟲子也有好幾種咧。譬如人身上的蟲子。有跳



蝨。有白蝨。有壁蝨。那末龍身上當然也有幾種不同的蝨。那時黃筠青只是觀賞着車子左右一瞥即逝的景物。並沒留意他們的話。一回兒。却見前面有一個汽車站。汽車夫把汽車放慢。便停下來了。原來這個地方。喚做三橋埠。從前是一個小鎮。自從莫干山避暑養病的人多。也漸漸村民日多。市集日繁了。他們長途汽車。至此便要分路。一面是到湖州。一面是到莫干山。車子一停。第一個是元吉。忙不迭的要跑下車子來。便是士華和筠青。也很想散散步。一時大家都下了車。休息十分鐘。黃太太問還有多少路。可到莫干山。汽車夫道。快了。再有二十五里就到了。黃太太道。那就好。路上不至於遇着雨了。汽車夫道。從前公路沒有修好的時候。到三橋埠就要雇用山轎上山了。那都是由水路到這裏的。那裏由杭州直達到山上的便當。這時元吉一跳一縱的跑到汽車的前面。便呼道。咦。一隻



紅蜻蜓。好姐姐你來瞧哪。筠青走過去看時。果然有一隻紅蜻蜓。首尾完全的黏住在汽車前的網線鋼版上。原來蜻蜓飛舞空中。隨風亂撲。恰巧觸在汽車前面的鋼版上。汽車又開得快。一碰上便黏牢風乾。再不能脫身了。別的飛蟲也有。却沒有那紅蜻蜓來得顏色鮮艷。他們散步了一回。約摸有八九分鐘光景。陳士華便捏着汽車上的喇叭。波波作響。說道。上來吧。車子開了。我們早一刻到。早一點兒可以吃中飯。他們上了車。車子又開了一刻兒工夫。便到了莫干山脚下。只見那途中紅蜻蜓雖然飛舞。天又像要作勢嚇人。却始終沒有遇到雨。因此元吉下了車。急急的要去。看那汽車頭鋼版上的風乾紅蜻蜓。還在不在。却見除了原來黏住的一隻紅蜻蜓外。又添上了兩隻。他抑不住他的好奇心。便歡呼跳躍起來。原來莫干山脚下的這個汽車站。喚作庾村站。到莫干山去的汽車。到此是



終點了。黃太太還沒下車。便急問道。華少爺。我們上山不是要雇山轎嗎。跑是大家都跑不動的呀。士華連忙說道。我從前來過。我一切都知。他向那汽車站的角上。望了一望。然後跑過去。這裏却有一間屋子。寫着「莫干山管理局聯運處」的一排黑地白字。他向筠青道。筠。你招呼着媽媽和小弟弟。我去雇山轎去。筠青向他點點頭兒。他便走進了那聯運處的屋子。却見有一位少年司事。正和幾個脚夫在那裏算賬。見了陳士華進去。便放開了算盤。向脚夫道。且等一等兒。士華道。我們要四乘轎子。是三個大人。一個小孩。那司事道。我們這裏的章程。每肩轎子。大人用轎夫三名。小孩用轎夫兩名。倘然大人遇着大塊頭。那須添加一名。只不過你們的小孩有多少年紀了。士華道。是八九歲的男孩子。司事道。那末不如小孩和隨便什麼人合一肩轎子。加一名轎夫就是了。不然讓一個小孩



子獨坐一轎。山路很陡峭的。省得也有些不放心。士華道。不差。便這們辦好了。司事道。一共算是三肩轎子。十個轎夫。有行李沒有。到什麼地方。士華道。行李有兩隻皮靴。一個小網籃。須另外雇一名挑夫了。地方是到療養院。已經打電報定好房間的了。司事道。甚好甚好。他便把算盤滴歷篤落一算。開好了單子。走出了聯運處的門。向左首一個短欄門外面一號召。却見有十幾個身長背闊。穿上一件藍布背心。背心的中間釘着一個白布圓心。上面寫着莫干山第幾號轎夫。赤着一雙醬色的臂膊。肩上搭着一條烏黑的擦汗毛巾。藍布褲子也捋到了膝灣裏。露出了兩條毛茸茸肉挺筋綻的小腿。頭戴箬笠。脚登草鞋的轎夫。一窩蜂的圍擁上來。都說我去我去。那聯運處的司事。却不慌不忙。指派了十名轎夫。一名挑夫。其餘的都紛紛走散。陳士華心中在想。這幸虧由聯運處指派。要不



然。大家爭奪生意。那就要不可開交。這就可以知道。他們做那一項。就非服從那一項不可了。一刻兒工夫。也就把山轎擡來。那種轎子。都是用籐做成的。取其輕便。上面也有白色的遮篷。還有藍色鑲邊的飄簷。陳士華先指定了一肩比較最清潔的。請筠青坐。黃太太道。元吉還是和我同坐一轎吧。元吉的意思。却不願意和他母親同坐一轎。眼睛的溜圓的望着他好姐姐。意思是想和他阿姐同一轎子。筠青心知其意。便笑着說道。怎麼樣。你不願意和姆媽同坐一轎。這個好生意。又要作成我嗎。士華却想元吉雖是一個小孩子。也有八九歲了。身體多麼重。坐在筠青膝上。就吃不住他。況且又是上山路。小孩子又不肯一刻兒安靜。倘然筠青和元吉坐在一轎。准被他累得要命。而且小路難行。也有些兒危險。便走過來勸說道。小弟弟。你給我坐一轎吧。一路上我可以講故事給你聽。這莫千山



的故事。多得很咧。都在我肚子裏。元吉又嘻皮賴臉的說道。你哄我有什麼故事。你怎麼不早講呢。好姐姐也會講。我要好姐姐講。士華道。好姐姐沒有來過。伊怎麼知道。我是從前來過的。這故事要沿路看見了什麼。便講什麼的。又向筠青丟了一個暗示。說讓小弟跟我一同坐吧。我會招呼他。擡山轎的伙子。也在旁邊幫着說道。喂。小少爺。你還是給你那位哥哥一同坐吧。讓你的姐姐一個兒坐好咧。士華便來拉着元吉的小手腕道。我們去坐第一肩。好姐姐坐在中間。姆媽是最後一乘。元吉只得跟着士華走了。轎子一上肩。這班伙子們便健步如飛。因為這三個大人中。沒有一個是大塊頭。尤其是黃筠青那一肩。輕得只好抵得一個小孩子。士華那一肩。雖是兩人。却添了一名轎夫。不過在黃太太和黃小姐的轎子肚裏。都安放着一個衣包。筠青的轎子上。還掛了一個熱水瓶。因聽得人



家說。到了山裏。越到高處越冷。在山下盛暑的天氣。到了山上。最高的熱度。也不過攝氏寒暑表八十六度。到太陽一落時。或是逢着天雨。那氣候便會到七十幾度。在半路上。一時沒有衣服穿着。了涼。可不是頑意兒的事。除了陳士華比較身體壯健。元吉本是有病之人。筠青也是身軀嬌怯。所以理出了幾件單夾的衣服。防備在那裏。熱水瓶也是不可少的。路上。一時口渴。在深山之中。那裏去找到茶舖子。像他們那些擡山轎的。倒好辦。他們一路上走得渴了。隨手就在沿路的溪水邊。用手掬取泉水。便解了一時的渴了。但是像他們那樣。喝了那種生冷的泉水。便准得鬧肚子。原來這莫干山上下的路。却有兩條。一條是舊路。雖然也經過人力修治了許多。却還有許多地方是崎嶇陡峭。難走得很。一條是新路。這是在民國九年的時候建築的。後來便爲滬杭甬路局所有。這條路却似一個螺



絲形。盤旋而上。旋登旋高。路又闊又平。當然好走得。可是那班轎夫。往往仍舊走舊路。不喜歡走新路。要知道這是個什麼理由。那般轎夫。脚一尺一寸也要算算的。原來走新路。比了走舊路。要多走兩三里路。他這樣的盤旋上去。一層層的。不是多走的嗎。所以他們寧可難走一點。還是走那狹仄險峻的舊路。大概上山總是走舊路。到下山時。方走的是新路了。因此那般轎夫們。雖然初上肩時。行走如飛。走不到一里路之遙。漸覺有些兒氣喘吁吁。脚步也漸漸地放慢了。

著新山六漱

反

倭

袍

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文壇宿將著作等身

自著九尾龜一書後不常見其長篇著述

本書爲其最近得意傑作

以生花妙筆 翻千年奇案！

書中包含情愛武俠官場種種性質

諸君不讀則已 一讀休想釋手！

本局實事求是 不用投機手段
免得諸君上當 特先贈此樣本

後面附本書二回

請速翻閱



第四回 幽人避暑山上成家 姤女通神溪邊故事

莫干山的地位。在浙江武康縣西北二十餘里。高於海面二千五百尺。爲甚麼叫牠是莫干山呢。相傳的故事。說是吳王曾經在那裏鑄劍。一個喚做干將。一個喚做莫邪。那莫邪還說是個女人。却是干將的老婆。又說是鑄劍不成。跳在爐火裏殉了身。方纔鑄成了。論他們的精誠所至。比了歐西的所謂發明家。爲了要發明一種事物。雖冒了千危萬險。誓不退轉的那種精神。可以算的要過之無不及。不過想到當時的君權專制。爲了帝王要鑄一對劍。人民就犧牲他的生命。以當供獻。在現在時代的見解。覺得也有些不對了。莫干山的得名。就是爲此。所以裏面有一個劍池。尙留古跡。但是此山旣以干將莫邪夫婦而得名。按着中國人的體制慣例。夫婦的名字。總是夫倡婦隨。該稱之爲干莫山。何以却稱之爲莫干山呢。可



是也有人說。莫干山的解說不是如此。並非是所謂干將莫邪兩劍之名。莫干者。是莫求於人之前。好似金陵城外的有一個莫愁湖一般。有古人詠莫干山的詩句道。「大干山。高嶽崑。小干山。青嶙峋。徒去干人勞爾神。不如壁立千萬尋。孤標直上干青雲。下視蟻子何足云。」要照了那首詩說來。這莫干兩字。可是又有一個解釋了。我們現在也不去管牠。且說莫干山怎樣的著名起來的呢。也是靠着外國人的力量。中國有大好湖山。往往自己不知道開發。一任牠雲封徑塞。草沒菁深。歐西的那些碧眼黃鬚兒。傳道中國。便到處遊歷。足跡所至。他們倒留意去了。那個地方風景好。那個地方氣候佳。他們就紀錄了起來。遇有機會。他們就可以佔領。在中國呢。所謂地大物博。那些無人居住的荒山。有什麼希奇。做那裏地方官的人也視之爲不甚愛惜之物。憑你的高興。要造房子就造房子。要圈



山地就圈山地。莫干山起初也是一片荒山。有幾個外國教士在中國內地。杭嘉湖一帶傳道的人。到了夏天。受不住中國內地的盛暑。他們很想尋一個高亢避暑的地方。要離市遠一點兒的。便尋到了這座莫干山。那位美國教士。便似尋覓新地的哥崙波一般。尋覓到了這個清涼之境。又似漂流孤島的魯濱孫相似。就用了山裏所生長的竹木材料。造起了房子來。一切不用外求。屋材均取資山中。倒也優游自得。可是不要說中國人的性質是一窩風的。外國人的性質也是一窩風的。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塊清涼避暑之地。豈肯放棄了。便你也去。我也去。好在那座莫干山。既高且大。也似中國的雛形。儘着你去佔領。於是在山上造屋的一年多一年了。雖然外國人爲避暑的別墅。不是長年居住此間的。可是一年間。長的避暑日期。也有四個月的勾留。房子造得多。全靠着山裏出產的材料。



是不够用了。而且不能盡靠着木石的材料。還要用許多別處出的材料。運到山中來。這建築的費用。也就昂貴了。加以山地也有了地價。地價也便漲了起來。然而到莫干山避暑的西人。却年年增多。並不因此而減少。起初原不過浙江省杭嘉湖一帶的人。來山避暑。到後來滬杭鐵路通了以後。從上海以及江蘇各處的教士商人。到了夏天。來避暑的也日見其多。到現在總計全山的廬舍。不下二百餘所。房屋也是各式各樣的不同。因爲他並不取締你造那一種房子。而且顏色也是各異。尤其是紅色的屋頂居多。在那翠微碧落之中。隱現這些紅瓦鱗鱗的樓屋。別饒小居幽趣。那去的人太多了。就不能不有一個組織。他們起初便設立了一個事務所在山巔。辦理山中一切事務。算是措理種種的一個樞機。後來又移到了克利阿山。這個克利阿山。也是他們西人所定的名稱。好像上海租



界裏所定的馬路名稱。都是些噶哩噶塔的名詞。連記都記不清楚。這也算是中國一種失權的所在。直到了後來。莫干山爲浙江省政府所管轄。山中各處。都改定了名稱。就是那個克利阿山。也改爲中華山了。可是當時雖算是個西人避暑地。他們也設備日增。規模漸具。也在那裏設立了教堂。也有網球場。也有游泳池。也有醫院等等。還有許多中國人。做外國人生意的。到了夏天。也來開店。凡一切日用飲食之品。均由滬杭車搬運而來。那時候。中國人到莫干山來避暑的人。也逐漸多起來了。一切交通也便利了。旅館也次第開設了。郵務局。電報局。電話局。也一切都完備了。尤其是到了避暑時間。各地的中西人士。紛至沓來。從初夏漸漸的熱鬧起來。一直要熱鬧到秋後爲止。這一會子黃筠青小姐同着伊的母親及小弟弟。更有伊的戀人陳士華。同到莫干山來。正在此山避暑人繁盛的



時候三乘轎子一直望綠蔭深處抬去。但是上山的路。究竟是崎嶇陡峭。難走得很。轎夫的脚步。他們是有經驗的。一個月就要走幾十回。他們抬前肩的和抬後肩的。齊着脚步。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口中便不絕地的發出哼聲了。一會兒四面都是竹林。人從萬竹深處的曲徑中行。望見前面的高山。真不相信自己會得走向那裏去。又望望低下去的山谷。深的像一個無底之壑。使人見了頭暈。不相信自己却就從那裏來的。那山裏頭恐怕是太靜寂了。到處的山壁亂石中間。都冒出了一股股清冽的泉水。發出一種水石相激。錚錚鏗鏘的聲音。還有幾處地方。因為山中有的是竹。他們把粗竹管打通了節。做了一個天然的水管。導引到各處去。那要汲取這泉水的。便挑了擔筒。湊着這竹管。比了自來水。還要便利。元吉和陳士華坐了一轎。東張西望的看了這裏。又看那裏。嘴裏也是咕咕咯咯的鬧



個不休。一回兒問這裏是什麼地方了。我們還有多少路可以到。一回兒又說華哥哥。你不是說山上有許多故事兒。你肯講給我聽嗎。你怎麼不講呢。陳士華道。我們還沒有走過出故事兒的地方呢。我先告訴你這裏最高的山頭。喚做塔山。那塔山却是沒有塔。倒有一個故事兒呢。元吉道。什麼故事兒。既然喚做塔山。爲什麼沒有塔。士華道。據說這裏本有一座和尚寺。和尚寺裏就有一座塔。和尚每天出去募化人家。硬要人家的東西。這裏的村民有些兒討厭了。不肯布施給和尚。這座寺裏有兩個和尚。最是兇惡。他們倆商量好了。買了些毒藥。安放在溪水裏。那毒藥在溪水裏融化了。不是全村的人。都要被毒死了嗎。元吉在轎子裏蹬了一蹬腳道。阿呀。這可怎麼辦呢。抬轎子的轎夫連忙嚷道。小少爺。不要動呀。這山路難走。動了轎子可不好抬呀。元吉便追着問下去道。怎麼樣。怎麼樣。士



華道：「你別急。聽我講下去。原來兩個惡僧正在商量安放毒藥的當兒。被山村裏的一位姑娘偷聽得了。伊想全村的人喝了這安放毒藥的溪水。都要送命。伊向河神去禱告。要救那全村的命。河神鑒伊至誠。就顯靈了。授了伊兩種咒語。又是兩道符。一種咒語和符。喚做得救。一種咒語和符。喚做滅亡。教伊隨時應用。伊把咒語牢記在心。又把那兩道符常常帶在身邊。那天伊看見兩個惡僧正在溪水邊下毒。那和尚看見被這位姑娘窺見了。又想去抓伊。姑娘一時急了。念了滅亡的咒。大呼滅亡滅亡。只見一霎時天崩地塌。忽然地震起來。和尚寺也坍了。塔也倒了。和尚都壓死了。有一個惡僧見姑娘手裏握着一符。便搶在手中。恰恰是一道得救符。和尚喊道：「得救得救。」那個和尚竟沒有死。元吉聽了。把小脚又是一蹬。嚷道：「該死的和尚。怎麼他不死。我要他死呀。那抬前肩的轎夫。回過頭



來道。和尚不該死。我們却該死了。你這樣亂蹬脚。跌了交可不是耍子兒呀。士華道。小弟弟別動。我話還沒講完咧。這時河神也在那裏。見了便大發雷霆。立刻顯出他的神道來。口中念念有詞。用手向那和尚一指。這和尚便立刻化成了石頭。現在這一座人形石。還在那塔山圓路。遠遠地望去。真像是一個和尚。他的頭顱。好像已斷而沒有墜落。元吉道。我不信這話。華哥哥。難道你也相信那種迷信的神話嗎。士華笑着道。我也不相信那種話。不過人家相傳下來有這一個神話。便那樣的流傳下去。信與不信。那就在人家心裏了。元吉道。怎麼好端端一個人。會變了一塊石頭。這不是無稽之談嗎。士華道。對啦。這真可以稱之爲無稽之談。中國從前的故事裏。那種話很多。什麼一個老婆。望夫變爲石咧。還有一個和尚說法。頑石都點了頭咧。這就是人可以變爲石頭。石頭也可以變爲人的勾當。



了。兩人談話中間。已經走過了幾百級用石堆砌的山路。到了一塊一面是高有百尺的竹林。一面是圍擁着一片蒼松翠柏。風來時嘯成微細的濤聲的平坦地上。轎夫向後面打了一個招呼。一齊的停了下來。那時的轎夫們。早累得滿頭是汗。氣喘咻咻。他們所穿的藍布背心。早已濕透了大半件。一面用他們半烏黑的毛巾。不住的擦着汗。一面就走到淙淙不絕的泉水旁邊。用兩手掬着泉水。先向嘴裏送。然後又把冷水擦着頭面。除了黃太太以外。他們幾個人。都走出轎子來。四面的眺望。陳士華剛從轎子中走出。攜着小弟弟的手。便走向筠青那邊來。笑着說道。筠你坐轎子覺得累嗎。筠青抿着嘴笑道。你還說我們累咧。趁着轎夫們正在泉水傍邊喝水。悄悄的指着他們道。他們纔真累咧。我瞧他們背心上的汗。直透出來。那種喘吁吁的聲音。聽了真教人難受。我想同是一個人。爲什麼



我們坐在轎子裏寫意。教他們却是掙着命爬山。士華笑道。筠你發了這樣的同情心。你就要不忍坐他的轎子了。你既不忍坐他們轎子。你只好自己徒步上山。可是你又走不動。一方面大家都像你這樣。顧憐那轎夫不肯教他們吃力。結果可以使轎夫沒飯吃。那纔作孽咧。正說到那裏。元吉兩手捧着士華一條膀子。看他腕上的手表。嚷道。華哥哥。我們吃點東西吧。士華道。你肚子餓了嗎。自己便看了一看手表。差不多將近十一點鐘了。便道也好。讓轎夫們休息一下。我們來預備吃東西。當時便在一個翠蓋亭亭的松蔭之下。選了一塊大平石。平石之下。恰好是一道泉流。黃太太也出了轎子。幫着他們把帶來的東西。從轎子肚裏取出來。熱水瓶。罐頭食物。麵包。白塔油。黃筠青調着咖啡糖。一面說道。小弟弟。你把方糖找出來。你的牛奶裏不是要安放糖嗎。元吉道。我沒有知道。方糖是姆



媽包的呀。他們把山轎上的墊子搬下來。襯在地上。大家席地而坐。士華和筠青倒也還好。元吉更是靈活。只有黃太太覺得不很方便。筠青連忙去撥了一塊方石頭過來。安上了墊子。說姆媽坐在這上面。比較舒服一點。元吉拍着手道。我們現在學東洋人了。東洋人不是席地而坐嗎。我們那天到虹口去吃「起司楷司」。大家不是都坐的腿兒發酸嗎。不過這裏用不着脫鞋子罷了。這時擦汗喝泉水的轎夫們也走攏來了。用一種好奇的目光。瞧他們杯盤狼藉。大有涎羨之意。士華連忙從身邊掏出一塊錢來。遞給站得他們最近的轎夫道。我們在這裏喫點心。你們也去喫一點兒吧。轎夫們拿到了一塊錢。他們也不去喫點心。自己去瓜分了。有的也買了一包香烟。塞在他藍布馬甲的口袋裏。一刻兒工夫。他們松蔭下的大餐喫完了。收拾起各種器具。轎夫們把墊子擺好。各歸原坐。轎子



上了肩。那轎夫們又好像鼓起了新生力。洒開了大步。又向前進行了。上落高低。盤旋曲折。那轎子漸漸的到了崗頭嶺的療養院。那轎夫們見將達目的地。便加緊脚步。如飛的齊着步武行走。原來那班轎夫們。每自誇口。以爲莫干山的轎夫。是浙江健步著名的健步家。他們從山下抬了轎子。周游山中各處勝境。直達山巔。再回來送客到山下汽車站。不算一回事。他們每自誇擡了莫干山的轎子以後。再去當別處的轎夫。真是餘子碌碌。不足齒數了。擡過了一帶用山中亂石砌成冰花紋的牆壁後。便是那種中西合璧式的房子。那個療養院。在昨天已經打了個電報給他們。所以他們早已知道上海有人來了。轎子纔落肩。療養院事務所裏的招待員。早滿面堆下笑來的迎接。問了尊姓。便領去看房子。他們自從得了電話以來。早已安排好了。但不知道養病的人願意不願意。要看過了以



後方纔可以定局。現在留下的是一並排三間朝南的屋子。掛着綠色的簾子。大玻璃窗。外面也有綠色的鐵絲紗窗。一掀簾子。便是中間陳設得很講究的起坐。兩面是兩間整潔寬敞的房間。房子倒也很爲明爽。蚊帳被褥等也都由院中供給。甚爲精潔。可是他們自己也帶了些輕棉的被兒。毛絨的毯子來。在屋子裏不必推窗。可以遠望峯巒。如在几席。而一片碧筠。空氣便顯得愈加清潔了。黃太太和伊的女兒。都說這地方甚好。雖然這是個特別室。房價一切。比較通常是貴一點兒。可是要想舒服。當然是不能吝惜金錢的了。并且這一回到莫干山來避暑。當然預備是多用幾個錢的。但願元吉因爲這轉地療養之故。病根兒似一隻釘在他小生命裏的釘。忽然地拔去了。這是何等欣慰的事呀。的確近來元吉十分高興。便像個沒病的孩子。臉上的華色也好得多。這是使黃太太心中最快



活的。他們把兩間臥房分配。西邊的一間。是她們母女及小弟弟住。東邊的一間。給陳士華住。士華說。這未免太不公平了。你們三個人擠在一間。我一個人獨據一間。似乎你們太擠。我覺得太寬舒了。士華說到那裏。好似電影般的一瞥。掠上心頭。他想我若是和筠青結了婚。此刻這兩間臥房。便不似這們住的了。一定是小弟弟和他的母親住一間房。我和筠兩人住一間房。現在說他們太擠。我太寬舒。但除此還有什麼別個方法呢。他想到了那裏。禁不住向他的筠看了一看。筠好像懂得他的意思似的。只嫣然一笑。默然無語。偏有個元吉好似解圍一般道。我可以和華哥哥住一房。華哥哥。是不是。我們男人歸男人。一淘。女人歸女人。一淘。好姐姐和姆媽一房。我和你一房。不是很均勻了嗎。陳士華便順水推船道。真的。小弟弟和我一房。我可以招呼他。黃太太笑道。你別儘和華哥哥廝纏。又



向士華道。他太頑皮。你弄不過他。他白天跑東跑西的跑了一天。到了夜裏說夢話。踢被頭。又不聽人蓋。剛蓋好掖緊了。一回兒又踢開了。身子又不好。一個不當心。就傷了風。我是一夜天要留心他好幾回咧。在黃太太的語氣中。不但是聽出伊不敢教陳士華麻煩。也有些兒不放心伊的兒子。夜裏離開伊。因又接着說道。現在我們暫時三人一房。過了幾天後。看你晚上安靜。再和華哥哥同房睡去。那時支配臥房的問題。總算是解決了。下午。在兩三點鐘的時候。無論在上海。在杭州。在這盛暑的當兒。總是非常炎熱。山上的氣候。便是中午時分。也和下面要差十餘度。到了早晨。夜晚。尤其是非穿夾衫不可。有時連毛絨衫也穿得上。當天到的那一日。這位療養院的主任醫師金博士。就來看他們。原來他早已得到了上海那位周醫生的介紹信。請他格外的招呼。黃太太便把元吉的病狀。說與



金博士聽。金博士是一位肺病的專家。聽了黃太太的報告。只是點頭靜聽。最後他笑容可掬的說道。黃太太。您放心吧。安心在這裏住一兩個月。包管根本全愈了。以前有好幾個人。初來時身體都不爽朗。到了下山的時候。完全病根沒有了。山上的空氣好。日光好。都是那種病根本的治法。說時又攪着元吉的手道。我瞧他是不像有什麼深的病的。過一回子。我們用愛克司光鏡。且照照看。就知道了。一回兒又說道。黃太太。黃小姐。還有那位陳先生。你們有什麼不舒服之處。儘管老實說。不用客氣呀。

八仙得道傳

集中古今軼聞 述詳民間故事

歷叙八仙得道前後經過：及種種困苦情形

可抵二十部武俠小說 有八百餘件歷代祕史：

- 呂純陽如何得道？ 如何三戲白牡丹？ 如何被狗咬？ 如何背寶劍？
- 鐵拐李如何得道？ 如何會變醜乞丐？ 如何救孝子？ 如何護田螺？
- 韓湘子如何得道？ 如何到蘭闈救叔？ 如何施甘霖？ 如何除惡蛟？
- 何仙姑如何得道？ 如何搭救呂純陽？ 如何受磨折？ 如何殺淫婦？
- 尚有其他一切神仙及與神仙有連帶關係的故事——如——
- 孟姜女前世何人？ 如何匹配萬杞良？ 如何受摧殘？ 如何變銀魚？
- 東方朔如何偷桃？ 如何頭落再生頭？ 如何殺龜精？ 如何尸行路？
- 張天師如何治鬼？ 如何得住龍虎山？ 如何被鬼迷？ 如何放妖魔？
- 海龍王如何出身？ 二龍因何而搶珠？ 如何鬧天宮？ 如何受譴責？

以上種種故事，雖說三頭二年，亦不能說完全書

請看本書 便知其中曲折情形

天然書店出版

特價四元

全書八冊 大厚六冊 一百餘面 插圖二幅 有美觀 價七元

寄費三分 購書得 贈一書 丁雲先 先生繪 八仙圖 軸幅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經售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第五回 綠陰翠蓋甜蜜生涯 白石清泉溫馨工作


夏天山中最好的境界。是一個靜字。戀愛甜蜜中最好的境界。也是一個靜字。這兩天。元吉畧有一些兒小不舒服。他母親就不放他出來。把從上海帶來的積木玩具。一個人在窗下砌着造房子。黃太太在上海的時候。吃了午飯。就喜歡睡中覺的。現在到了山裏來。晚上八九點鐘就睡覺。明天五六點鐘就起身。連打牌的人也找不到了。這是黃太太最感到無聊的。倘不是爲了自己的愛兒養病的關係。伊早已趕緊回伊上海去了。如今住在山中來。這午夢一覺。算是伊的日常功課。那一天。晨間稍微灑了幾點雨。到將近午飯的時候。就放晴了。樹木略沾了一點滋潤。顯出格外的鮮綠。空氣異樣的清爽。竹林中更透出一種幽馨。離療養院半里之遙。在一帶竹林盡處。有一座茅亭。茅亭的上面。覆着兩棵大綠槐樹。亭前一



面是一個山崖。山崖的亂石中間。却滿長着深紅淺紫的各種不知名的山花。又從半山崖中衝出一道清泉。水勢很急。直掛而下。噴珠濺玉。潑亂翻銀。激瀉倒流。成了一種錚淙不絕的泉聲。本來在這個莫干山中。到處都聽到泉流。還有什麼碧鴻大瀑布。劍池小瀑布等等。綠槐樹下。有一塊天然平坦潔白的大石。上面翠蓋亭亭。太陽自然都被綠陰遮住。清風微拂。披襟當之。頗見涼快。筠青看中了這塊好地方。常常到這裏來獨坐賞玩風景。有時也和士華一同來。今天的飯罷。筠青覷着母親正在睡中覺。那位小弟弟。也在自個兒玩耍。伊怕小弟弟要跟着伊。便輕輕地躡足而行。攜着一個白絲綢繡有角花的包兒。裏面是一件未完成的毛織衫兒。伊在走過士華的房門前時。從他的簾子縫裏微微一張。却見他正在低着頭寫信。筠青想起他昨天說過。家裏有好幾天沒有寫信回去咧。我一



進去。又得打擾他。他一定擱筆不寫了。不如不去驚動他吧。伊想到那裏。便不走進去。一直的向外跑。這是一條山徑。常常是人跡罕到的地方。一路從竹林裏穿過去。除了泉聲洶洶之外。有時還聽到一聲兩聲的鶯囀。黃筠青穿了一件鸚哥綠蟬翼紗的短旗衫。沒有領子。是一種長領似古裝仕女中所穿的一般。坦露出雪白粉膩的頭頸。一條細金練條。下墜着一塊碧綠腰圓式的翡翠鎖片。這是伊的心愛之物。也是伊的紀念之品。原來是伊的父親。在廣東做官時得來的一塊翠石。後來在蘇州雇了一個名匠。用細工雕成了這一個鎖片。是全綠而且透明的。因為他們就有這一位小姐。伊父親當然愛如掌珠。黃太太提議把這翡翠鎖片。給了筠青。那時筠青還只有十三歲。黃老爺道。這塊翡翠鎖片。估價值八百塊錢。但是人家願出一千塊錢。我還不讓。黃太太道。那末你就奇貨可居了。一



千塊錢你不讓。你預備給那一個心上人兒了。把黃老爺說急了。說不是我。不給伊。伊究竟年紀還小咧。那種東西也似人一般。是個嬌嫩不過。受不起磕碰的。小孩子們亂丟亂拋的。不小心打碎了。未免可惜。你要是不放心的話。把那塊翡翠鎖片。擱在你那裏。等伊大一點兒。給伊配一條練子。戴上。黃太太道。你也太細心了。我們家的女兒。難道也似那種粗使丫頭一般。整天兒做粗活嗎。不論什麼東西。伊小雖小。比我還當心。你說教我給伊收了起來。顯見得好似我要你這件東西。借着女兒爲名。向你索取了。我是再費重點也不希罕。你肯便留下。我明天就給伊配上一條練子。帶上。不肯就拿走。不要波斯獻寶。哄騙人家。黃老爺譬不過。只得笑着說道。好好拿去拿去。我的嘴太拙。說不過你們。黃太太占了勝利。明天就去金店裏買了一條打就的小金練條。墜着那個翡翠鎖片。給伊女兒掛



在頸子裏。那個翡翠鎖片。可。可的貼在胸口。因為伊的豐腴雪白的酥胸。愈顯出那鎖片的晶瑩碧綠來。黃太太也覺得這是寶物。但是怎及得女兒的寶貝。伊給伊戴上鎖片。扣好鈕子。一面給伊說道。筠兒。你掙氣一點。你爸爸怕你不當心磕碎了。不給你戴。是我保了這個險。在他那裏說下來了。你要是不當心磕碎了。連我也掃了面子。說不嘴響。從此這一塊翡翠鎖片。就老扣在筠青的頸子裏。無論冬夏。都貼着伊的酥胸。黃太太還有一個迷信思想。據人家說。養不大的孩子。就是要帶一條練子。扣一把鎖。這就把生命也用鎖練鎖住了。自從他們這位二少爺害了小癆病死。了。那位三小姐就是他的妹妹。小時節也是嬌生嬌養的。黃太太就控着一把汗。所以伊見了這翡翠鎖片。一定要給伊的女兒。好似小生命也牢牢鎖住了。教伊永遠的戴上。連洗澡也不許卸去。可是自從黃老爺給了



他女兒這個翡翠鎖片以後。不到兩年。黃老爺就是一場劇烈的傷寒症。故世了。筠青是伊的爸爸很寶貝的。伊也很愛父親的。後來看見了自己身上的那塊翡翠鎖片。想起了父親就哭。有時很高興的晚上就寢了。脫開了自己衣服。看見了鎖片。哇的一聲就哭了。招的黃太太也止不住的。淪眼淚。所以我說這個伊的心愛之物。又是伊的紀念之品。那時伊的旗衫剛蓋過了膝頭。下面是穿的肉色長統絲襪。着了一雙墨紗嵌金繡的平底鞋子。伊的肌膚本來是白的。不施一點兒脂粉。自然暈出了兩頰微霞。最可愛的。是一笑顯露兩個淺淺的酒渦。伊正走到那塊時常來的綠槐蔭下茅亭之旁。延佇了半晌。正因為上午落了幾點雨。那從山崖中衝出的一道泉流。愈加流得急了。因為流得急。這個泉聲也愈加響了。筠青一時癡癡的看得出了神。恰見亂石中間的一朵紅色的小花。被風一吹。



灑落了幾瓣花瓣。那花瓣便飄入泉流中。一轉眼間。這花瓣好似互相追逐的。隨着泉流去了。筠青想。一個人生在世間。就像是個花瓣。那道泉水。便似時代的遷流。在沒有入世的當兒。猶似一朵未經開謝的花。到了花已開放滿足。就輪到了要散落的時候了。經着風雨一吹。自然而然的飄蕩飛墮。再一到了那迅疾的潮流中。雖然互相追逐。眨眨眼兒就不見了。聽那泉流一天到晚的傾洞傾洞。又忙些什麼事呢。伊一時發了玄想。癡立在那裏。過了一會。纔慢慢兒揀那一塊平常坐慣的那塊平潔的石頭上坐下。因為在高地槐蔭之下。四面都有風來。很覺涼快適體。伊一面把白絲巾裏所包的毛織衫兒解開。以竟伊未完的工作。一面却不絕地在那裏作種種的癡想。可是陳士華寫完了兩封信。吩咐療養院裏的侍者送往郵局寄出後。已是兩點鐘了。他以為筠青還是在伊的母親房中。興



匆匆地來尋筠青。到了房中，却見黃太太正在午睡。元吉一個人還是在搭積木耍子。却不見筠青。士華便問小弟弟：你好姐姐到那裏去了。元吉却咕嚕着道：我怎麼知道。伊又不帶我一同去。一個兒就溜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伊到那裏去。士華拍着他的肩膀道：不是的。你這兩天身體又不大好。醫生說教你在屋子裏靜養兩天。所以你姆媽不教你出門去了。過了一兩天。我陪你到山中各處去逛。我們既然來了。我們要把莫干山全部的景緻。都要游到。小弟弟。你說是不是。不差。我又寄到了不少的兒童世界和小朋友。我去拿給你瞧。士華借此用了一個金蟬脫壳之策。便退到自己房裏。尋出了從上海寄來的小包。命侍者送給那位小少爺。自己便一溜煙的跑了出來。他想往常吃了午飯。總是我約了筠青一同去散步。今天因為我要寫幾封家裏的信。所以沒有去約伊。預備寫好了信。然



後去看伊。不想伊一個人已經出去了。却也不來約着我。別是伊心中生氣了嗎。轉念又想自己也粗心得很。筠青從伊的自己房中出去。必定要經過我的房門口。怎麼一點兒沒有覺得。也許伊在我房門前。見我沒有理伊。伊也不來喚我。掉首竟去。如此想來。伊一定是生了氣咧。這時陳士華草帽也不戴。外褂也不披。只穿了一件湖色紡綢的襯衣。白嗶嘰呢的西褲。飄着一條白地藍花的領帶。隨意握着一本書。也從療養院走出來。他心中想。筠必定仍在我們常去的並坐老地方。伊一定知道我寫完了信。一定要去找伊的。所以先在那裏等候我了。我知道筠的性子是最好。的最能體諒人的。決不因爲我寫了幾封信。不去約伊散步。伊便生了氣的。倘然伊不在那個老地方。而到了別處去。故意的使我找不着。那就知道伊一定是生了氣咧。他們這一條路。也是士華走慣了的。因此不假思



索從竹林子裏穿過去。在篩盪的陽光中。小徑中的泥還軟軟地的。印上一行瘦美的鞋印。士華暗暗歡喜道。是了。這個地方人跡很少。一定是筠從這裏過去了。前行幾步。便望見了茅亭。只是仍不見筠的倩影。因為是被樹木山石所遮蔽了。及至再走近幾步。先看見了筠青衣服的顏色。這是士華所知道的。筠青有幾件什麼顏色的衣服。他想果然還是在此地。沒有到別的地方去。却見伊手中雖然在織那毛織物。眼睛却只是望着山崖上的一叢小花。士華從竹子林中穿出去。喚道。筠。怎麼你一個人在此。也不來約一約我。筠青正在沉思之中。沒有提防士華來。今聽得士華猛然喚伊。便道。華。你嚇了我一跳。停一停兒道。我出來時。瞧見你正低頭在那裏寫信。故爾沒有走進來打擾你。也許你有什麼秘密的信。寫給你要好的朋友。我一走進來。雖然不來看你的信。使你有些兒窘。不是很沒



有意思的嗎。士華發急道。我還有什麼祕密。我對於您還有什麼祕密。一切我都公開。您說我有什麼要好朋友。真是冤人。筠青抿嘴一笑道。要好朋友。誰沒有呢。譬如我。也有我的要好朋友。士華聽了一怔道。您的要好朋友是誰呢。筠青道。要好朋友。可以記在心裏。不必掛在嘴上。士華道。到底是誰呢。筠青見士華說這話時。神色有些異樣。因想不要再給他開頑笑了。便把語言轉了一個鋒。笑着說道。譬如你們。也有從小就是同學弟兄。一向很是志同道合的。我們的同學姊妹中。誰和誰要好。也是常有的事。你們男性中。也有要好朋友。難道就不許我們女性中。也有要好朋友嗎。士華聽了。方總舒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那是你們同性中的要好朋友。筠青道。你這話就怪。我並沒有說什麼異性中的要好朋友。大概你自己在那裏心虛吧。士華這時慢慢兒的同坐到那塊大石頭上來。說道。您



別尋開心了。我告訴您吧。今天我得了家中大嫂的信。說吾母親身上有些不大舒服。這雖然是老年人所常有的事。然而做兒子的聽見了。心裏總不放心。吾們大嫂的信上。又說老人家關照伊。寫信時不教把伊的病告訴我。說這是小病。不足爲慮。省得他又分了心。我們嫂子却說既是老人家身體有點不舒服。總得告訴你一聲。其實老人家常病。有我們在這裏伺候。也就行了。筠青道。想來也沒什麼大病吧。士華道。所以呢。我剛纔已經寫了一封快信去了。要是老人家病體痊愈。那自然不必說。倘然病還沒有好。我得回去瞧瞧伊去。趁着現在暑假的當兒。我倘然不到莫干山來。也得在暑假當兒。回去住幾天。筠青點頭道。是的。你這是正當的辦法。人心總是一樣。譬如吾母親病了。我心裏也自掛念着。兩人在說話中間。並坐在那塊大石上。漸漸兒的偎倚起來。士華瞧着筠青手中的毛織物。



便道。是誰的毛絨衫。這們早就已經預備冬服嗎。如今還早得很咧。巴巴的做得肩窩子裏發酸。筠青道。這是小弟弟的一件毛絨衫。說起來也是笑話。他本來有件舊的。膈肢窩裏穿了一個洞。他嚷着不要穿了。實在那件也太小了。但是不穿又怕他受凍。是我許了他。暫時把舊的穿一穿。我立刻給他織一件新的。你喜歡什麼顏色的。或是要織出什麼花樣的。任憑你揀你所喜歡的。總算把他哄得將舊的一件穿上身了。小孩子是不能騙他的。我就讓他挑了什麼顏色。怎樣的鑲邊。織出那樣的花式。別瞧他小孩。倒也有美術思想。我便去配了毛絨線織起來。這是今年二三月裏的事。我就做了這一幅。學校裏功課忙了一點。接連自己又不舒服了幾天。又是小弟弟病了。織了不到十分之三。便把牠丟下來了。後來又想去動動物。吾媽說。天氣也漸漸兒熱了。忙什麼呢。毛絨線衫上半年是



用不着了。要穿也要下半年了。因此又把牠擱下了。現在到這裏閑着沒事。找出來做一個消閑的工具。本來隨便拿一本書看看。也足以消遣光陰。到了連書也懶得看時。便取了那活計。我們做熟了的。由着手指的本能去運用。連眼睛也不必看得。士華道。我很羨慕你的小弟弟。有你這一位好姐姐。給他還沒有到寒冷的時候。已經預備毛絨衫兒。像我去年雖在嚴冬酷寒時代。也沒有人給我織那溫柔的毛絨綫衫啊。這個也是各人的福分呀。士華說時。漸漸的將臉捱近筠青的玉肩。又好似很艷羨筠青手中所織的一幅毛織物似的。筠青將肩頭一聳道。別這樣說了。聽了倒教人怪可憐兒似的。你怕沒有人給你織毛絨衫。穿一件毛絨衫。也討論到有福沒福。士華道。我要有人給我做。到冷天不是穿起來了。也瞞不過你的眼睛哇。至於外面買來的那些毛絨線衫。却是不愛穿。筠青笑



道得啦。你說話不用繞圈子啦。我知道你要我給你做一件毛絨線衫。爽
直的說不好嗎。等我把小弟弟那一件完工了。就給你做好吧。這可不用
冷言冷語說人家了。士華便站起來鞠了一個躬道。足感大德。使我身心
都受到溫暖。筠青飛了他一個似嗔非嗔的目光道。別這樣的鬧了。你喜
歡做什麼顏色的。或是我們寫信到上海去寄來。或是我們從莫干山回
到上海的時候再去買。好在現在離開穿毛絨線衫的日子還長遠咧。我
得先把小弟弟這一件完工了。然後再做你的。小弟弟的身體不大健旺。
山裏頭又天氣涼。說不定一交秋天。姆媽就要逼他穿了。所以我趁這幾
天。給他趕完了工。你的可以慢慢兒做也行。你要挑定了什麼顏色。我託
他們買毛絨線去。士華道。我不挑什麼顏色。我不知道什麼顏色好看。
我和你一樣的意見。你的審美觀念比我深。你所喜歡的顏色。也就是我



所喜歡的。既然承蒙你做給我。就煩你給我擇定了顏色。筠青微微地一笑道。只怕我選定了的顏色。你不滿意。或是太晦暗了。或是太嬌艷了。士華道。無論什麼顏色。我都滿意。凡是你所出的主意。我曾有過不滿意的表示嗎。筠青點頭道。既如此。那末我們到了上海以後。一同去看。要買什麼顏色的。可以同時決定了。士華道。我心裏現在所不安定的。就是我們老太太的病。究竟是怎麼樣。倘然明後大嫂子來信。說是吾母親病還沒有好。我得回去瞧瞧老人家去。那我就在家裏住一兩個禮拜。一時不再回到莫干山來。不過我扔下你們在這裏。也有些不放心。筠青道。這倒不妨事。不過你要是不在這裏。使我們寂寞一點。吾媽在這裏住了幾天。已經是厭棄了。伊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到了這裏來。連牌也沒有得打。每天長長的睡一覺中覺。若不是爲了小弟。他早到上海去了。你若是再



一去了。只怕我們也住不長久。再者我們開學期近。也得要預備預備。我們回去的時候。你說怕沒人照應。那倒不必顧慮。我們的老家。還在杭州。寄一封信去。教他們派一個傭人來招呼着。也就行了。我們家裏有兩個傭人。都是到過莫干山的。這個你放心好了。倒是你老太太既然有病。你該早去瞧瞧伊爲是。這時他們坐的地方。槐蔭四垂。好似在一間濃綠的小屋裏。加着筠青穿的衣服。本來是綠的。在這綠沉沉的樹蔭下。陳士華宛似自己整個兒沉浸在無邊的溫柔裏。他覺得這是人世間最大的幸福咧。

◎繪予淺葉

著字吉鍾◎

史與

▲全書廿萬言六百頁彩圖特價二元寄費一元
六十四幅分訂四大厚冊

鍾君足跡遍全國，見聞勝常人，對於各地婦女界，認識更深，書中所述：俱係親眼目見之事實，亦哀亦絕，新穎可喜，而筆調之精警，情文之斐麗，尤非俗本可及。

海上諸大文豪對本書之獎譽

嚴獨鶴先生說 旖旎風光

周瘦鵑先生說 全書描寫旖旎風生而絕無淫穢之筆變化多出意外而事事皆在情理之中

徐卓呆先生說 看小說如吃菜現在市上的菜吃得嘴裏淡出烏來委實吃不下去這碗熱菜却別有風味

徐枕亞先生說 爲文深出淺入富陽秋於皮裏

張春帆先生說 鍼砭之詞

趙茗狂先生說 我側身小說界近二十年從沒有看見過描寫這樣細膩的小說

施濟羣先生說 是書所寫女學生皆富情感不脫兒女本色

徐心痕先生說 此書於女子立身既多啓示於社會家庭學校各方面尤多諷責能寫

鄭子褒先生說 凡女學生在校中之浪漫生活以及一切穢褻之情形形色無不描寫入微

◀各省各大埠▶

▶上海四馬路中▶

售代局書界世

售經局書衆大



第六回 白雲飄渺夢繞慈親 皓月空明情淒佳侶

三天以後。陳士華接到了他嫂子的回信。信中的大意。說是「母親的病。雖然沒有見得加重。也不甚見有十分起色。伊沒有說教寫信給你。可是伊時常提起着你。可見得老人家心中是時常掛念的。倘然沒有什麼不能脫身的事。趁這暑假的光陰中。何妨來一視老人。想伊也很渴想一見你面咧。」士華接到了這封信。歸思深切。他持着這封信。先去和筠青商量。筠青說。當然應得回去看看你母親。伊雖然不教你回去。但是時常提及你。足見老人家心中在掛念你。伊以為你在求學時代。不好常常教你回去。其實在此暑假中。你是很空閑的。他又去向黃太太說。黃太太也說應該回去。只是元却巴巴的問着華哥哥吉還來不來。士華道。我回去看看我的母親。若是身體逐漸康健了。一個星期以後。你們倘然沒有回到



上海的時候。我也可以再到此地來玩幾天。若是老太太的病不十分起色。我在家裏頭多留一兩個禮拜。等伊病好了再來。黃太太道。據我說。華少爺你也不必再到這裏來了。我們回到上海也不久了。至多一個星期的期間。初來的幾天。覺得很好。又安適又靜。但是一個人動極思靜。靜極又思動了。要不是爲了元吉的病。我早就回到上海去了。在上海到底有幾家親戚朋友人家走走。閑來時打打小牌。也解解長日的厭煩。再不然看看電影。也可以消磨光陰。到了此地。除了打中覺以外。沒有第二個方法。山色泉聲。初從城市中來。也覺得悅目怡耳。看慣了聽慣了。也覺得討厭了。我們至多有一個星期。也要回到上海去了。你走了以後。自然更覺得寂寞。我希望你們老太太病體早一些好。我們還是在上海會面吧。你回去給我。在你母親前代請請安。本來還託你帶一點微物。孝敬老太太。



此刻在這荒山中。有什麼東西可帶呢。住在這個地方。真沒有意思。士華道。舅母不必客氣。本想多陪小弟弟在這裏住幾天。現在很覺抱歉的。黃太太道。元吉這孩子。也和你華哥哥有緣分。一天到晚。只是煩勞着你。也不顧人心裏舒服不舒服。你去了也不妨事。有他好姐姐在這裏招呼他。他是極肯聽伊的話的。士華道。那就很好了。他預備明天一清早。便雇了轎子下山。當天的晚上。黃太太特命廚房裏備了幾樣菜。替士華餞行。晚餐以後。士華還約了筠青出門散步了一回。那天晚上。正是月圓的日子。他們兩人。在月光之下。緩緩並肩而行。他們也不知走到那裏去好。只是隨着那條崗陵路信步走去。一向他們出來散步。都是在白天。或是在夕陽西下的晚涼時候。到了晚餐以後。大家都預備收拾睡覺了。今天是一個例外。因為士華明天一清早就要動身了。不免要小別一二星期。所以



他要求筠青出外散步。筠青也不能過拂其意。莫干山的晚景。只有清涼安靜。現在把清涼安靜的兩味銷夏劑。占據到他們將別離而空虛的心房。兩人一路上都不說什麼話。這時繁星在天空中閃爍。而天上一輪皎潔的明月。溶照了筠青的全身。真覺得是一個聖潔的天仙化人。到底是士華破了這個寂寞。便道。筠。我明朝一早就動身。不再來驚動你們了。筠青道。也用不着那們早。總來得及當天到家。若是你在七點鐘動身時。我在七點鐘時。也已起身了。士華道。我吩咐轎夫六點鐘就來。要是當天到家。便是遲一點也終可到家。我想早一點走。涼快一點。我們這幾天住在山裏。不覺得熱。一下山後。便感受到驕陽可畏了。你不必特爲起早來送我。至多不過半個月。我們又在上海見面了。剛纔聽你母親說。我走了以後。你們也不久就回到上海去。這也是對的。上海雖然比較熱一點。可是



自己家裏。設備究竟要完全得多。此地安靜是安靜。但是有時又感到枯燥了。我走了以後。你更要感到寂寞。還是早些回上海去吧。士華說時。輕輕地握着筠青的玉臂。說我到了就寫信給你。大概兩三天內。你們還是在山上咧。筠青點頭道。與其寫信。還是盼望你早些來吧。你說寂寞。不必一定在繁華熱鬧的地方。就不覺得寂寞咧。青筠說這話時。低着頭。正弄着伊手中的一柄小蒲扇兒。言外之意。就是說你不在跟前。無論到那裏。都是一個寂寞。士華聽得了這甜心刻骨的言語。再也禁不住接近身來。張開了右臂。緊緊的攔腰一抱。這時兩個人的心。彼此都跳得厲害。忽聽遠遠地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從竹林中穿出。他們連忙縮手。却見走過去的。恰是一對西洋男女。想他們也是趁着夜涼散步來的。那時筠青便道。我們回去吧。怕母親還沒有睡着。掛念我咧。那時筠青身上穿得單薄。經



不得夜深如水。微覺有些寒顫。連手指尖兒都有點冷了。士華也知道筠青身軀嬌弱。怕伊受了涼。便道。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到了自己房門口分別之際。還丁寧道。我明天一早就走了。你不必起早。我也不驚動你們了。舅母和小弟弟那裏。給我說一聲吧。到了明晨。太陽剛追逐月亮。從雲幕中探出頭來。門外一片嘈雜聲響。轎夫已來了。士華也早已預備好。真也不敢驚動他們母女。破了晨夢。可是到了士華臨上轎的當兒。閤的一聲。兩扇綠紗窗門開了。筠青穿了一件妃色軟羅的睡衣。倦眼惺忪。秀髮蓬亂的站在窗前。大概是伊剛從牀上起來。遙望着士華。只說一聲。早些回來呀。那轎子已經抬上了肩頭。轎夫們已經開步疾走如飛了。這次從高處向周圍一望。但見紅的屋頂。白的牆壁。掩映點綴於深淺不同的翠微之間。因爲天氣還早。迷濛的白雲。還浮在山巔上。再遠一點。山便成爲濃



澹不同的影子。沿路的竹林。隨着風向他點頭。好像都是披着頭髮。向他送別了。他們上山的時候。走的舊路。現在士華吩咐下山的時候。走新路。雖然比較畧遠一些兒。可是路就好走得。多。盤旋而下。剛剛經過的地方。就在頭頂上。到了山下。士華便到長途汽車站。包了一輛汽車。回到杭州。然後再搭了滬杭火車回家。原來陳士華雖然是杭州人。他的家却居住在嘉興。因為他的父親。游宦在嘉興。已經有十餘年的歷史了。他的母親。又是嘉興人。連那寫信給他的嫂嫂。也是嘉興人。他的嫂嫂實際上就是他母親的姪女。也就是士華的表姊。他的父親。本來也是一個寒士。却是一個富有才華的人。在二十餘歲上。便中了個舉人。以他那一點才氣。親戚朋友中。都說他不難飛黃騰達。至少是個翰苑中人物。却不想那個時候。科舉已到了末期。他只一應了春闈以後。科舉就廢了。後來作幕在嘉興。



又悼了亡。正覺得恹僚無聊。却遇到了嘉興的一位紳耆。器重他才華。富瞻願以愛女相許。這便是陳士華現在那位慈親了。到了民國時代。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官。陳士華的父親。便做一任嘉興縣知事。他是念書人。雖然做官。不善於刮地皮。幸虧他的岳家。就是本地的資產階級。他的這位丈人峰。只有一個兒子。不幸在二十歲的時候。就得了肺癆病。連忙給他完婚。盼他生下一個兒子來。可以傳家接代。果然做了親沒有到半年。他的夫人有了身孕了。一家人都喜歡得了不得。明知這位少爺的壽命不能延長。但是只要有人接續下去。就可以不致中斷。好像把他做了一個過渡的人。往後任憑他帶病延年。能延到什麼時候。就延到什麼時候好了。只要有個兒子繼續下去。他們一家的視線。便集中在那裏。可是幸還沒有到那個小孩子出世的時候。那位留下種子的父親。好似專爲



製種來的蠶蛾一般。早已把他的工作完成。嗚呼哀哉了。他那位夫人。身孕本已將近足月了。一慟之下。便生下這位小孩子。可是大家又接連着一個失望。原來生下來是個女孩兒。不是大眾所盼望的一個男孩子。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的那位丈人峯。以為命中注定沒有兒子。只得付之一歎罷了。便注意到他那已嫁的令媛。那時的社會上。女壻也算是半子。親近的也就和兒子一般。到了近代男女平權。子女也就沒有什麼分別。他一方面注意到女兒和女壻。一方面又注意到這位在娘肚皮裏就失去父親的遺腹女了。這是怎樣可憐的一位娃娃呀。而且這一家的未來世界。都靠託在這位女娃身上。恰巧那時候。他的短命的兒子。生下一個女兒。他的已經嫁出的那位女兒。也生下一個男孩子。這個男孩子是誰。便是陳士華的哥哥咧。當時為要聯兩姓之歡。使他那一脈可以傳下去。



也顧不到男長女大。從小兒就給他們兩孩子訂了婚。本來他們的家產預備一半兒傳於女兒。一半兒傳於孫女兒。現在怕將來姑姪之間還有什麼爭論。把兩家結了姻親。無論是傳於女兒。傳於孫女兒的家產。一古腦兒都給了姓陳的了。只留下一小部份。給了他這位寡媳。作為瞻養之資。從前那班縉紳之家。年輕孤孀少奶奶。連大門也輕易不得出。給了伊錢也無處可用。好在伊只有這一個愛如掌珠無父的孤女。將來自己的錢。也不是給伊的女兒吧。這位無父的孤女是誰。便是現今陳士華的那位嫂嫂。伊在家中沒有出閣之先。那兩位祖父母。和伊一位母親。正當伊男孩子一般看待。到了六七歲時。也一樣的上學。因為是個小姑娘。不讓伊到外面的學校裏去。特在家裏請了一位老先生。專教伊的國文。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又因為外面嚷着開女學校。無論怎樣大的公館裏小



姐們太太們都送到女學校裏念書去。但是他們家裏的小姐終不讓伊到洋學堂裏去。其時女子也有讀外國文。習算學的。陳士華的哥哥也早。在高等小學畢業。就入中學了。士華的嫂嫂。見着親戚中有幾個姊妹也。進了女學校。伊向母親說。也要進女學校。但伊那位守舊的祖父。終不讓伊去。說你也喫不起這個苦。朝晨六點鐘便要起身上操場。晚上八點鐘一律熄燈安睡。除了禮拜日還不許放假。住在學校裏要自己梳頭。自己打辮。何等的不舒服。你若是要學英文。也便當得很。請一位先生到家裏來教就是了。那位老太爺。居然託人在某一個教會裏。請了一位女教師來。專教英文和算學。每月送伊修金三十元。在那時個候。地方又是在內地。每月三十塊錢。要算是重金了。那位女教師。除了禮拜日。可是天天來的。不過他們那位小姐。實在是家裏鍾愛慣的。今天身上有些不舒服。便



不上課。家裏有了遠來的親戚。又不上課。祖父母母親以及自己。今天是小生日。又不上課。昨天晚上看了戲。書沒有讀熟。又不上課。伊的上課日子。一個月就沒有到半個月。正所謂三日扳罨。四日曬網。所以名義上。差不多讀了十年多書。成績遠不及人家在學校裏的。只不過國文是很好。文章斐然可觀。這是伊的祖父所專注的。有時還親與指點。其餘英文算學。一概都還了先生。那倒並不是先生過於小氣。實在是做學生的。太覺慷慨了。伊的祖父也說得好。現在女學纔有萌芽。也不用去就什麼考試制度。只要把國文弄通了。便是吾家不櫛進士了。到了後來。親上加親。還是把這位遺腹獨養愛如掌珠的小姐。嫁與他的外孫。便是陳士華的哥哥了。所以凡是他們的家產。都歸於陳姓。後來老頭子也物故了。雖然留下一個嬌媳。但是這位太太。嫁了丈夫。不到一年。便失了伊的鴛侶。早已



心如槁木。幸喜膝下還有一個女兒。藉慰岑寂。否則早無生人之趣了。伊後來自然而然的皈依空王。長齋禮佛。及至女兒嫁了陳士華的哥哥。原要把這位岳母。迎養到家的。無奈他的這位岳母。說是性喜清靜。伊還是吃伊的素。念伊的佛。雅不願意來煩擾人家。不過士華的那位大嫂。非常賢孝。每隔三天。非去望望伊的母親不可。士華的哥哥結婚了半年以後。就隨着某公使出洋到美國去了。本來也可以攜帶了他的新夫人同去。可是他的夫人。依戀慈母。不願意去。又說自己的英文沒有學好。既然到了外國。不能不入交際之場去。到了那一個國裏。不能說那一國語。如同啞旅行一般。有何趣味。雖然同了丈夫出去。他可以給你當翻譯。但終覺得不自由。無論丈夫是個極親切的人。言語要經第三者做了一個過渡人。便好像失去了分量。就是到了什麼宴會交際之場。不和人講話。枯坐



如泥塑木雕般。有何意味。伊的不願隨同出洋。這是一個原因。還有其他原因。就是伊的婆婆。常常有病。雖則沒有什麼大病。可是常病的人。每一兩個月終要發一次。自從討了這位大媳婦以後。老太太把家事全託付了伊。家裏人少。士華又沒有完婚。因此伊也不能走開。有了這幾種原因。所以便是一位處理家務一切的少奶奶了。士華和家裏的書信來往。也給他這位嫂子。不但是家庭瑣碎的事。便是銀錢出入。也由伊管理。陳士華從莫干山下來。便趁滬杭車回家。到了下午三點多鐘。便到了家裏了。他母親雖然有病。可是老病常發。不足爲慮的。起來還是起來的。不過在房間裏起坐。不大出門罷了。現在聽得伊的愛子回家。心中當然十分歡喜。那病本來發了一回子。也漸漸兒有些好了。此刻更十去其六七。笑吟吟的說道。華兒。我是老病。不要緊的。身體時好時歹。沒有一定的。你這次



回來。不擔攔了你的功課嗎。士華道。此刻在暑假當兒。本來沒有什麼功課。因爲黃家舅母他們都到莫干山去避暑。約了我一同去。在干莫山住了幾天。不然早就回來了。老太太道。干莫山當真風涼嗎。他們上海馬斯南路的房子。也穀風涼了。怎麼還要老遠地跑到莫干山去。夏天還是住在自己家裏的好。士華道。因爲他們那位小弟弟元吉。據醫生診斷。說是有些兒像小癆病的樣子。醫生說是要轉地療養。須往空氣清鮮的地方。住一兩個月。病體就會好了。所以便想到了莫干山。山上涼快是比較涼快。可是初住覺得很好。住久了。那位黃太太也漸漸生厭了。伊本是一位好熱鬧的人。教伊住在那個山境幽靜的地方。就有些兒不慣。所以除了睡中覺以外。沒有第二個方法。恐怕不久也就要回到上海去了。陳太太道。原是什么呢。現在的西醫。總是教人轉地療養。說什麼換換空氣。病體就會



好的。我可就不相信那些話。像我那樣的老病。他們也還勸我轉換空氣。到別處去養病。我可就不上這個當了。在家裏什麼都便當。還是覺得身子不舒服。要是到那種山上去。設備既不完全。要一樣沒一樣。那可就討厭咧。不是說一句背晦的話。倘然在那種山裏出了毛病。連衣衾棺槨一時都很費了手脚。我這話不是沒有證據的。我們蘇州有個親戚楊二少爺。也是害着肺病。可憐他年紀不過二十三四歲。還剛討了少奶奶。他少奶奶也是有了五個月的身孕。請了一位上海著名的美國醫生。他也說是要轉地療養。這時莫干山去的人還少。他說是牯嶺最好。非到牯嶺去不可。那時大家都相信這位外國醫生的話。好像一到了牯嶺。病就立刻可以脫體。時候也正是在夏天。在山上果然是涼快。可是一路上到牯嶺去的路。那也就熱得可以。一個病人。受得了這路上的辛苦和炎暑嗎。家



裏也沒有什麼人陪他同去。就是那位新少奶奶。伊那裏肯讓伊的少爺一個人去。雖然有了五個月身孕。也是陪了他同去。本來的病似乎好了一些。那知一路上受了熱。一到了牯嶺。又大吐其血了。他們在牯嶺。又沒有親切的人。他那位新少奶。也是一個女學生。憑你能幹。到底是個女人家。似沒腳蟹一般。後來楊二少爺一條命。到底不是送在牯嶺的嗎。看看他的病已經不濟事了。醫院裏的醫生還說不妨事。急忙打電報叫家裏人去。已經死了。有一日一夜了。辦後事更不便當。什麼都沒有。現在楊二少奶講起了這件事。還恨死那外國醫生咧。陳太太滔滔的一大篇議論。陳士華也不敢駁回伊。知道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見解。士華的嫂嫂。也在旁附和其詞。這是老太太因為見兒子回來了。心中一喜悅。也就不覺言論的多了。



第七回 西風刀尺翠袖殷勤 南國舟車青衫潦倒


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馬斯南路的兩傍。人行道。都栽植着洋梧桐。在炎夏時節。足以遮蔽驕陽。夕陽西下的當兒。只聽得蟬聲一疊連聲的迭相唱和。秋風一起。那些梧桐姐姐。漸漸的卸却伊的綠裳。要故示伊的裸體曲線之美。一到冬來。更要與霜雪鬪姿了。連那一向躲在伊綠袖之下的夏蟬。也曳着殘聲。過了別枝。可是咽着秋風寒露。也只好做個寒蟬之噤了。那時黃太太攜着伊的愛女嬌兒。回到了上海。已經很久。元吉的舊病。有時偶然也發發。也不見得加劇。也不十分起色。所謂轉地療養。雖然在莫干山住了一陣子。也不見什麼顯著的效驗。黃太太却一回到家裏。好似游子回鄉。覺得舒服了不少。他們從莫干山下來的時候。到杭州又住了約摸一星期。當然也蕩蕩西湖。逛逛各莊子。黃太太又去買了杭州



各種土產。什麼茶葉、火腿、藕粉、橄欖、扇子、剪刀之類。足足裝了兩大網籃。預備到了上海以後。送給伊許多親戚朋友。伊本是一個好交際的太太。所謂禮尚往來。人家曾經也送過伊不少的東西。以杭州的土產爲答禮。最爲相宜。也留着此茶葉扇子之類。送與陳士華。原來陳士華回家以後。他的母親的病。日見起色。平常日子。老是躲在自己房裏。連房門也不大出。有時一天到晚。口也不開。雖然伊的大兒媳婦。原是伊的姪女。頗能膝下承歡。但是老人終掛念着兩位賢郎。偏偏伊的大兒子。又到外國去了。小兒子在上海求學。兩個兒子。一個都不在身邊。伊又沒有一個女兒。要是有一個女兒。那也可以解了許多悶。得了許多安慰。現在伊也知道兒子都要出去做事。謀立身植世之方的。不可因爲母親老病。留在身邊。耽誤他們男兒志在四方的事。現在士華回來了。老年人顧而樂之。自然喜




慰得多。從前口也不大開的那位老太太。此刻常常議論風生。不管伊的議論中肯不中肯。總之伊心中快慰。把從前陰鬱的態度一變了。好在伊所發的議論。伊的大兒媳和伊的小兒子。終是附和伊的。因此那位老太太。愈加高興。他們又似哄小孩子一般。哄伊出去游玩游玩。所以也不似從前那般禁錮在房間裏了。士華雖然離開了莫干山。却和筠青常常通信的。起初筠青寫信來。問問老太太的身體好了沒有。又告訴他。說是他們不久就離開莫干山了。士華的回信。也說母親見他回去以後。病體日有起色。可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及至筠青等回到杭州以後。他們天天去逛西湖。筠青就覺得少了一個人同游。但伊心中有了這個思想。口中未便說出。元吉究竟是個小孩子家。他心中想到那裏。便說了出來。一天。正游西冷印社。他母親道。這裏的景緻好極了。倘是你華哥哥在這



裏。他會拍照。一定又拍了不少的照了。元吉拍手道。不差。不差。我們寫信去叫華哥哥來。好不好。他母親道。你又亂說了。華哥哥他們的伯母有病。他去看他的母親去。不然。我們不是同他一塊兒下山。一同到杭州來游玩嗎。元吉道。我知道他寫給好姐姐的信。不是說他們伯母的病。已經好了嗎。那末他到這裏來游玩幾天。也是沒有妨礙的事。況且從嘉興到杭州。也很近的呢。只要好姐姐寫一封信去。說我們在這裏等他。他就來了。筠青笑着搖頭道。我是不寫信給他。人家回去了。也沒有幾天。又教人家回來。這算什麼呢。回頭你可以寫一封信給華哥哥。不是你很高興寫信嗎。其實筠青雖不肯寫信給士華。教他到杭州來。心中也何嘗不想他到杭州來游玩幾天。因此倒慫恿着伊的小弟弟寫信。到了晚上。伊又提了一提。說你平日間用紙亂塗着。說是寫給誰的信。寫給誰的信。正當教



你寫信。你又不寫了。元吉道。怎麼不寫。這幾句話。難道還寫不出。馬上就寫便是了。果然元吉拿了一張信牋。上面寫道。「華哥哥。我們都到了杭州了。天天蕩西湖。逛莊子。你高興來嗎。我們都盼望你來。小弟弟啓。」他寫好了。便交給他姐姐。說我是白話信。最簡單的。筠青看了一看道。應該在「你高興來嗎」的一句之上。加上「儻然你的母親病愈了」一句。因爲儻然他的母親病沒有愈。他是不能來的。元吉道。好好加上加上。這封信在筠青的信中附去了。筠青也沒有參加意見。士華接到了附在筠青信中的那個條子。看出是元吉的筆跡。筠青許他在伊自己信中附了來。可見伊是也有意思的。此心也早已飛繞在三竺六橋之間。無奈回家了。不到幾天。老太太的病剛剛有了一點兒起色。怎麼可以就好走開。想到他剛回來的一天。他的嫂子便說。弟弟你這一次回來。須得在家多住。



幾天。老人家見你在家。自然心中歡喜。病也好得快了。橫豎離開學的日子還遠。你可以不必就到上海去。嫂嫂既這樣說過。現在怎可因為來了一封信。又要離家到杭州去呢。本來和他們說過。在上海相會的了。好在這也不是筠青的信。只是元吉的信。小孩子想到那裏就寫了。我可以把不能就來的原因。回覆他一封信呢。他當時也寫了一封回信。在筠青的信裏附了去。說是一「我剛回到家裏。我的母親。病體剛纔有一點兒起色。我不能馬上就來。須得陪伴吾母親幾天。想你們在杭州也不久的。我們在上海相會吧。」所以他們西湖之游。士華絕對的沒有參加。黃太太在杭州游玩了幾天。便也回到上海去。他覺得還是上海最舒服。種種設備。都很齊備。要打牌時。喚阿寶打電話。李家太太周家奶奶。以及張家四小姐。盛家三姑太太。搭子終湊得成。自己不去找人家時。也許人家打電話。



來找伊。總沒有像在莫干山那樣的枯寂。不打牌時。翻開申報新聞報的後幅告白來看。卞爾登、大光明、南京、北京的大戲院。今天晚上是什麼新片子。還是哀情的呢。還是滑稽的呢。早些吃了夜飯。帶着兒子女兒去看電影。筠青是懂得英文的。伊母親說是外國影戲院雖然沒有中國字幕。可是我有我的女兒給我翻譯。一節一節的講解給我聽。就是一張一張的中國字幕。這一點。也就不枉我花了許多學費。給伊在洋學堂讀通了外國書咧。試問在莫干山。那有這般寫意。伊這時又要將杭州帶來的土儀。支配分送於各親戚各朋友。那家應該送什麼東西。倒也忙了好幾天。往後便是度那一向在上海安閑日子。伊只要伊的那位少爺不發病。就是最快活的日子了。筠青却是一向好靜的。伊覺得在莫干山也不見得十分寂寞。就是上海。伊也能鬧中取靜。不得已陪着伊的母親出去游



哀 第七回

一一六

玩。伊也並不拒絕。至於由伊自己發起。要到那家去游玩。却是僅見的事。不過在莫干山的時候。和士華天天在一處。偶爾分袂。好似忽忽若有所失。但伊是一位沉靜的女子。從不形諸詞色。好在他們雖然沒有見面。書信却是常通的。筠青到了上海以後。把小弟弟那件毛絨衫。已經完了工咧。因想起給士華也做一件毛絨衫。那是在莫干山臨行前幾天。在茅亭之旁。榆蔭之下。許下了的願心。一定要給他做成了的。趁着在放暑假的當兒。可以做成一半。及至開學以後。忙着許多功課。就沒有多大功夫。可以織那手織物了。還有許多女同學。也都是促狹人兒。他們見你給男子做那絨線衫兒。一定要查三問四。又造出什麼話兒來。編派什麼故事來打趣你。因此到了學校以後。做那東西。可是要隱藏一些咧。那時在士華還沒有到上海的當兒。筠青親自到天主堂街的專售毛冷絨線的鋪子



裏去選取絨線。伊想那顏色太嬌豔也不好。到底是男子們穿的。雖然我所選取了顏色。我知道士華決不會反對。可是穿了出去。被同學們笑話。又要打趣他。說這衫兒一定是情人送給他的。伊想索性做一件白絨線的。可是冬天的衣服。白的容易髒。就只一件。也沒有替換。還是稍爲闇色點的好。因此伊想起給他做一件藍色的。再用白色向四周鑲。那就更顯出素靜而美麗了。至於織出的花紋呢。魚鱗式的也好。冰紋式的也好。再問問他本人。他喜歡那一種式樣。就是那一種式樣。橫豎在我都是一樣的功夫。在領背上要做什麼標識。也須問他。原來天主堂街有一家毛冷鋪子。是筠青一向所認得的。伊自己也曾經照顧了他們不少生意。有的時候。一時缺了某種顏色某種質料的絨線。是預先定了下來。或是原箱的開出來。伊每去一次。至少總是十幾塊錢的生意。又介紹別個女



同學去。你也做一件絨衫。我也織一條領巾。差不多一個女子的身體。從帽子起。一直到鞋子上。沒有一件東西。不可用絨線做的。一去就是幾十塊錢的賣買。所以那個毛冷舖子裏的人。很歡喜這位黃小姐去。尤其是上海近來一般店員們的商業道德。比從前要進步得多。對於上流社會的顧客。表示歡迎之意。遇到年輕的女客。更爲殷勤。有幾家大商店。如綢緞店。呢絨店。化妝用品。皮鞋絲襪。以及百貨大商店。見有人家太太們小姐們去買東西。送茶送烟。招待得很好。沒有那種板板六十四的面孔了。加着居住上海的人。買東西都委託於婦女們。婦女們也比以前大方得多。這也是近年來的新趨勢咧。那家毛冷舖的櫃檯上。一位方先生。是個五十多歲的寧波人。見着筠青便招呼道。黃小姐。好久沒有光顧到小店裏來了。阿拉店裏現在到的新貨不少。都是剛剛開箱。我們老主顧。還請



常常照顧照顧。筠青道：「今天不是來了嗎？在夏天當然用不着毛絨線。天氣秋涼了。大家預備做絨衫咧。」方先生道：「是的是的。此刻暑假，還沒有開學咧。開了學以後，倘有同學要買毛絨線，請黃小姐介紹到敝店裏來。我們這裏進貨進得早，而且貨色多，有揀選。要是別家連貨色也沒有到咧。」筠青開始揀選伊所需要的材料。另外又選了別種的細毛絨，爲自己織手套。爲小弟弟織襪子。爲母親織圍巾。當付錢的時候，方先生還說寫在賬上。一起兒算就是了。一直送出了店門。筠青挾了這一大包各色的毛絨線，回到家裏。到了明天，以爲就可以開始伊的工作了。可是伊剛從天主堂街雇了一輛黃包車回到家裏的時候，却見自己門口停着一輛汽車。好像有什麼皮包行李之類，方卸了下來。在他們的短欄門裏送了進去。一個汽車夫穿了他黃色的制服，戴了他平頂的黃色制帽，正站在他



們的短欄之外。窺着他們裏面的草地。筠青心裏一驚喜。因想不要是士華故意不給我信。却人不知鬼不覺的從嘉興來了嗎。回頭一想不對呀。他不是有一輛飛霞脫青灰色的小汽車嗎。他從前不是自己開了車。到我們這邊來嗎。現在那車子是個白牌子的。分明是在汽車行裏雇來的汽車啊。轉念一想。也許是他從火車站來。一下了火車站。便到我們這裏來了。本來距離開學的日子。還有半個多月。我不是曾經寫信給他。你若早來時。可以先在我家住幾天。到了開學將近的時候。再住在你的寓所裏去。好在我們這裏還有屋子閑着。而且小弟弟也極盼他來。母親又決不至於反對。所以他今天從火車站一直來了。筠青想到這裏。真以為士華來了。當伊下車的時候。先問了一間門口的汽車夫。說是誰來了。汽車夫道。是一位年輕的先生。請他快把單子簽字交給我。錢也付了出來。



已過了二十分鐘了。筠青聽得這話。愈以爲是士華來了。短欄門早已開在那裏。自己挾了一大包購買的東西。急匆匆走了進去。剛行至草地上。却見阿寶飛奔也似的出來。看見了筠青。便嚷道。三小姐。李家少爺來了。我去給汽車的錢。筠青心中一怔。便道。你說是那一位。阿寶道。李家少爺。去年夏天。不是也在我們這裏住過幾天嗎。汽車等在外面。過了二十分鐘。又要加價的。太太教我不要耽擱咧。說着。阿寶如飛的去了。筠青這時呆了一呆。心想我以爲是士華來了。誰知不是的。却是李家表兄。我原想他要來時。一定預先給我信的。決不會突然而來。你道這位李家少爺是誰。原來他是黃太太的姪子。黃太太的母家。原籍却是福建。伊的老子也是一位華僑。不過黃太太同伊的母親。還是住在本國的時候多。有人說黃太太的父親。也是一位念書人。筆下倒也很好。可是他的命運不濟。雖



然青了一稔。却是窮愁潦倒。從前讀書人的出路。除了飛黃騰達。舉人進士。連捷上去以外。此外當一個秀才生涯的。只有教教書。作作幕。就別無辦法了。黃太太的父親。名字喚做李懷蓮。他本是一個寒士。也依照着讀書人一向的生涯。開門授徒。收幾個小學生。天地玄黃的亂喊。就只他的運氣還沒有來。所住的地方。又是荒僻。學生却一年年的少起來。區區束脩所入。實在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人倒起霉來。什麼事都和你彘扭了。到處盡碰着頂子。而且親戚朋友。都以白眼相加。連你走近他們的身。他們都遠而避之。好似要傳染了他們窮氣一般。不用說開口向他們借貸了。這位李先生。那時正走到走頭無路的當兒。差不多到了衣衫縷帽。如海鞋似江的境界了。可是他們福建人。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只有「下海」之一法。這下海兩字。並非似一般玩票兒歡喜唱戲的票友們。實



行搭班唱戲的。下海。乃是閩粵兩省人。飄流到南洋一帶去。別謀生路的。他們稱之爲下海。在南洋有了根基的華僑。當然是養尊處優。面團團成爲富家翁了。那些國內不能存身的人。到南洋去拚死一戰。這是憑他一個身體去闖。所謂「有命上天堂。無命下地獄」。碰他的機會。也可以說付之天命罷了。不過那些赤手空拳的人出去。當然做勞動工作。那些有氣力作工的人。憑着一身的氣力。總可以謀到一個噉飯之地。只要自己吃點兒苦就是了。無奈這位李懷蓮。他還是個文質彬彬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他到什麼洗衣作理髮店裏去做事。他還覺得屈辱斯文。因此雖有下海的心。也還在那裏躊躇未決。那一天。他身上穿了一件顏色已經灰闇。而後身還綴了一塊補釘的澹青竹布長衫。腳上拖了一雙前後都打上了兩個掌子。而腳趾頭已經又與地面親吻的舊黑緞鞋子。手



裏倒拿了一柄白紙面的摺扇。一搖一擺的在路上踱着方步。他正耽在玄想之中。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把他們富人的資財。略爲交一些給窮人享用。又想到譬如我有百萬家產。我將如何的用法。低着頭只顧向前走。不知道迎面來了個人。輕輕的用手在他的肩頭上一拍。喚道。老李。無精打彩的往那裏跑。連老朋友也不招呼了。李懷蓮抬頭一看。認得是從前一位同窗。姓盧的。喚做盧朝俊。雖然他也不甚得意。可是他的壞運氣。還沒自己那般厲害。他也和自己一同應過童子試。却是老沒進學。後來索性丟了那舉子業。學習做生意去了。現在於商業上面。還得一個小小地位。自己雖然進了一個學。可是反而困頓到這般光景。他說道。原來是朝俊兄。我們好久不見了。盧朝俊道。你現在到那裏去。李懷蓮向他作了一個苦笑。的姿勢道。到那裏去呢。還不是無目的地在街坊上亂跑嗎。盧



朝俊早已看出他近來境况。更不如從前了。便道：「左右無事。我們去吃一點兒點心。借個坐地談談何如？」李懷蓮道：「真對不起的很。上一回我向你借了五塊錢。到如今沒有還你。怎麼又好擾你。」盧朝俊道：「我們從小就是老朋友。說什麼客氣的話。況且按照古人的說話。朋友有通財之誼。只可恨我自己的境况也不大好。沒有可以幫助你的地方。我們借個坐地談談別後的情狀。」李懷蓮只得跟了他走。找到一個點心店。兩人便走進去。揀了一個座頭。先拿幾樣點心來。請李懷蓮先點點飢。盧朝俊喜歡喝一點兒酒的。來了四兩青梅酒。兩人便談起心來。

訂校房山六漱

著天霞朱州明

五嶽奇俠傳

錄摘節情書本

內容：一百六十萬言
 頁數：一千四百餘面
 冊數：洋裝八大厚冊
 回圖：彩色印二百幅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李景林將軍之高足。拳術極有根柢。文筆尤為超羣。以國術家之心得。寫武俠派小說。絕境。驚人絕技。躍然紙上。能使閱者奮發精神。如入其境。如見其人。於是出版以來。深得讀者贊許。認為絕作。現已四版出書。價值可知。

烈火劍，削下幾千耳朵。衆劍仙大破黃土嶺。羣凶爭產，便宜了一個上海四馬路窮秀才。劍俠的酒壺，變了尿壺。二個禿驢，硬聘漁家女子。量天劍削了徒弟的鼻子。獨腳叫化偷柔元數。白雀和尚淫。邪術。一道紅光毀去精木大廳。水獺妖會變。獨腳蛇。溫柔元數。白雀和尚淫。邪術。一道紅光毀去精木大廳。補他元陽。飛劍不燒蓮花寺。反被圍困。南。反。在。三。世佛金身。女人。口。會。練。成。個。小。紅。木。魚。的。頭。顱。和。會。飛。起。來。打。火。白。雀。寺。一。陣。怪。手。捏。住。了。垂。危。的。女。郎。劍。劈。雷。電。嶺。派。前。人。野。大。關。火。燒。白。雀。寺。一。陣。怪。手。捏。住。了。垂。危。的。女。郎。劍。劈。雷。電。荒。山。遇。野。拳。脚。依。樣。無。上。圖。一。陣。大。風。吹。到。終。南。山。張。口。把。蛇。吞。下。八。把。飛。刀。三。尺。童。子。竟。將。偌。大。的。水。牛。漢。打。着。兩。肩。膀。口。把。負。接。住。十。八。把。飛。刀。三。尺。童。子。竟。將。偌。大。的。水。牛。漢。打。着。兩。肩。膀。口。把。

(以上僅全書百分之一情節，其餘不克備載)

四版出書優待
 特價原價八元
特價祇售四元
 二角三分
 寄費另加

上海四馬路
大衆書局發行
 上海及各
世界書局代售



第八回 埋首低心十年曳白 伸眉吐氣一旦飛黃

酒到了快樂人的腸子裏。愈增加他的快樂。反是到了愁人的胸中。也是愈加增他的愁緒。所謂「舉酒澆愁愁更愁」了。此刻盧朝俊之杯酒下肚。說話更多。興致越高。無奈李懷蓮總是提不起勁兒。蹙緊了眉頭。低垂了頸子。偶然也舉起了酒杯。只在嘴唇上抿一抿兒。便放下來了。這時盧朝俊用個指頭。在桌子上一擊。說道老李。你剛纔說下海的話。我也贊成。要是再死守着什麼讀書人的本色。一輩子可以使你永不翻身。所以我當初攷了幾回。攷不進。也就罷了。命中無我功名的份。也是爭奪不來的事。因此我就想趁着年輕。決計改行了。現在據你說。境况也是爲難得很。那末可知道便是進了一個學。也依然不能爲謀生之計。這個年頭兒。斯斯文文的是不行的了。須得不管路途高低。向前面衝。衝得過去的。便是



一條生路。李懷蓮眼睛望着酒杯道。可不是呢。除此之外。也沒有生路可走了。就只一樣。別人都有親戚朋友。或是在南洋發跡的。便可以前去依附他們。慢慢兒借着機會想法子。我却在那邊沒有熟識的人。雖有幾個勞動界的人。聽說在那邊開了洗衣作理髮店的。從前都是我們家裏的傭僕。現在我落魄至此。也沒有顏面去找他。況且找到了他們。也是枉然。從小不讀書。倒也罷了。偏偏又讀了幾句書。身體養成了柔弱之質。那種勞動的營生。又做不來了。因此我正在躊躇。盧朝俊道。既然預備下海的話。也只好用盲進主義。闖到那裏是那裏。不顧一切的了。我想起來了。在我們行裏倒有一條路子。只不知這條路子走得通。走不通。李懷蓮道。到了如今。正如你所說的。只好用盲進主義。也不管他走得通。走不通。只要有路子就走。盧朝俊道。我現在辦事的那個地方。是一個分行。他的總行。



就是新嘉坡。我是在分行裏帶辦一些筆墨上事的。他們總行和分行往來的書信。總是用英文的居多數。但是偶然也用華文的。可是那種華文。信實在是石投水。不通啊。不通。非但是別字連篇。簡直是不知道講的是什麼事。我們的東家。老實不客氣。中國筆是握不來的。他從前好像說。在國內要找一個能寫寫中國信的。現在却也不提起了。因為我們往來的信。還是以英文爲主的。你到了南洋。有別的地位。那也就不必去找他。大概對於寫華文。也就這樣媽媽虎虎。無足重輕的。倘然沒有什麼地位。那倒不妨去試試。也許他在那裏招留你。一則究竟是同鄉關係。二則我們那位東家。聽說在他那裏的人很多。也不在乎多你這一個人。我回去請我們的經理。給你寫一封信。你到了新嘉坡。且去試試看。不一定說是沒有效力的。李懷蓮因爲盧朝俊的熱心。也感激稱謝。到了明天。盧



朝俊託那分行經理把介紹信寫好了。又送了他十塊錢。李懷蓮自己看
 看身上的衣服太襤褸了。做了一件藍竹布長衫。約略買了一些應用物
 件。差不多錢已用光了。好易容討得了一張免費船票。便到南洋羣島新
 嘉坡一帶去了。起初他還想別尋門徑。可是近於勞動社會的事。他終究
 是弄不來。不得已還是走了他那位朋友盧朝俊的路子。拿了這封信。去
 拜訪他的東家南洋富僑陳大班。據說這位陳大班。除了幾位和他商業
 上有鉅大關係的。以及與他親信者以外。尋常人不容易見他。李懷蓮找
 到了陳大班的家。把介紹信投了進去以後。只派了一個似乎僕人似乎
 賬房的人見他。一副冷淡的神情。說是某先生的介紹信。我們老班已經
 知道了。你若是沒有住處。這裏可以住得。李懷蓮想見見他們的老班。那
 人冷笑一聲道。我們老班是輕易不見客的。三言兩語說完以後。他仰起



了臉兒。把草帽子一戴。便不來理你了。李懷蓮想。這怎麼辦呢。要講到念書人的什麼「士可殺不可辱」的話兒。寧可餓死。也不上那種架子十足的富僑之門。可是餓死在南洋。也就好像死了一條狗一隻貓。也無人來問訊。況且身無長物。只有一領竹布長衫。還要當牠大禮服一般看待。倘然把牠付之長生庫中。不值幾文錢。一個斯文人只穿了短衣。却是大失體面。看了吃飯住房子面上。且在此忍辱一時。再圖機會吧。他把願住在這裏的話。和管事的人說了。管事的人倒也很爲爽快。便道好。那末隨便你什麼日子搬來就是。只要和某人接洽就得了。李懷蓮自遷居於陳大班的家裏以後。吃飯住屋子的問題。總可以算是沒有憂慮的了。但是三個月沒有見到主人。也沒有什麼事給他辦。偶然有一些兒筆墨上的小事情。也不過同事間的應酬筆墨。並非主人的事。而且也無關重要。他



在這三個月裏。也沒有拿到過一塊錢的薪水。只發了一些極少的零用費。以供剃頭洗浴之需。他想在這裏既沒有什麼事可辦。也不好意思向他們要薪水。白吃飯好像已有素餐之譏了。可是又過了三個月。依然沒有見到主人。依然沒有什麼事給他辦。依然只發給他一些兒零用錢。沒有一點兒薪水。他當然心中也有一點兒焦急。可是事出於無奈。只覺得沒有辦法。那位陳大班門下食客很多。也和他一樣。長年見不到主人之面。可是他們來來往往。有的在那裏住了一兩個月。找到了一件事。便自己去了。過了幾個月。又來了一班新的食客。原來他們投奔南洋來的。總有什麼親戚朋友。在那裏活動想法子。只有這位李懷蓮先生。不善運動。懶於鑽營。他有時連大門也不出。有時弄點什麼關於實業的書看看。有一天。總算是機會到了。那時他在陳大班家裏。已經有九個月了。主人對



於祖國。忽然要辦一件文牘上的事。各處去找辦中國筆墨上事的人。却一個也找不到。握鋼筆寫外國信的人倒有。教他捏着一枝中國毛筆。要寫一行中國字。好似外國人吃中國菜。捏着一雙筷子。橫豎不得勁兒。老半天功夫。還挪不出半行字咧。那位陳大班是大老官脾氣。一說着風。就扯篷」的主顧兒。他說要辦。便立刻要辦。管事的各處找人找不到。急得滿頭大汗。可是他人出去了。只有李懷蓮在家。管事人便找到了李懷蓮。問他你可會寫中國信嗎。李懷蓮道。慚愧得很。我在中國。還是一名秀才咧。怎能不會寫中國信。管事人道。阿呀。失敬得很咧。他也不知道秀才。是何等大的官職。只瞧見華僑會館裏常常演中國戲。有什麼「窮秀才落難中狀元。嬌小姐私贈後花園」等劇目。他想他是一位秀才。那便是一位才子了。才子當然會寫中國信的。於是立刻把李懷蓮保薦上去。李



懷蓮在這裏足足住了九個月。直到今朝。方見他主人。他心目中的主人。以爲如何高貴。如何尊嚴。及至見到了以後。是一位很和善的。五十多歲。光下巴。胖胖兒的老人。他也沒有什麼寒暄的話。也不問他來了幾時。只說要寫怎裏怎裏的一封信。馬上就寫。立刻要發。愈速愈妙。李懷蓮本來也是一個聰明人。順了他的意旨。擬好了一個信底。這位陳大班。雖然也識得幾個中國字。却也有限得很。自己實在也動不來筆。他把大意念給他聽。陳大班是個發財的人。他字雖不會寫。腦筋比人家靈活。他知道這信寫得不差。點點頭。教他膽正以後。立刻就發出去了。李懷蓮想遇到了這個機會。至少是簡在主心。多少總有點好處。或者每月給他一二十塊錢薪水。總是有有的了。誰知依然石沉大海。薪水兩字。絕然不提。並且以後也沒有再招他去寫什麼中國信。也沒有什麼東西交下來給他辦。



遇到了這樣一個絕的大機會。總算是得見主人一面而已。直到了一年以後。常常由管事人那裏。交到關於國內的文牘上事。請他辦辦。但是也很少很少。一個月裏。不過一兩件。有個月裏。連一件也沒有。零用的錢。按月頒發。薪水依然絕口不提。三年以後。共總見過了主人五六面。每次見面時。除掉主人吩咐他。信件如何寫法。或是教他擬一個稿子之類。絕口不問到他的私事。主人不問。他也不好提及。并且也不敢提及。那時生活程度。隨世界潮流而增高。所發的零用錢。比較從前也增加了。他一個人用用。不到外面去花費。也可以敷衍敷衍了。好在南洋地方。天氣溫暖。偶然做幾件衣服。也很有限。四年五年。光陰飄瞥而過。六年七年。日月似跳丸一般的快。八年九年。也但見春去秋臨。寒來暑往。互相追逐罷了。究竟在那裏時候來得多了。主人也認得了他。他也時時遇見主人。可是薪水



兩字。依然不談。好像在陳大班那裏做事。純盡義務。不許談到薪水的。到了那個時候。他也不好意思向東家開口要薪水了。八九年來。不曾開口要過薪水。現在忽然提出要薪水的話。殊覺赧於啓齒。不過主人時露信用之意。到了第十年那個年頭兒。國內開了一個南洋博覽會。他的主人是南洋大富僑。自然要徵求到他的了。陳大班那天晚上。特地把李懷蓮喚了進去。交給他一張十萬塊錢的匯單。說南洋博覽會的事。他們已經徵求到我。既名為南洋。我們南洋的僑商。當然也要幫一點祖國的忙。盡一點兒義務。況且主持這個博覽會的人。我本來也是熟人。此番請你回國去。給我做一個代表。想你是必能勝任愉快的。這回南洋博覽會的第一張入場券。是用競賣法的。但是我們國內有錢的人。不能算多。即便有幾個錢的人。也都諱莫如深。深怕人家知道他是個富人。也決計不肯來



競買第一張入場券的。競買的大都還是我們華僑中人。我已經滙了十萬塊錢到上海去了。這十萬塊錢儘你支配。第一張入場券。我想是競買得來的。一則也算我們可以小小出個風頭。二則也是那一回南洋博覽會的一個紀念。所以那券價無論增高至什麼程度。我總想去買下來。但是看上去。至多也不過幾萬塊錢。僅僅一張入場券。我肯出幾萬塊錢。大概是沒有人給我爭勝的了。其他的用費也一切都要最體面的。如你這回到上海去的輪船艙位。以及旅館餐食。都要頭等的。這與我們華僑面子有關。不用給我省儉。錢要是不穀的話。只要打一個電報來。立刻可以電滙。總之。你有全權。你看應該怎麼樣辦。就怎麼樣辦得了。到那博覽會閉會的當兒。你結我一篇報銷賬。就得了。李懷蓮得了這個優厚而信任的差使。自然是喜出望外。那位陳大班的做事。喜歡爽快而簡捷。他吩咐



下來了。就教李懷蓮在兩三天以內，便到上海。因為南洋博覽會也不久就要開幕了。李懷蓮這時回國。雖然出去了十年，依然兩袖清風，並未發了一些什麼財。可是他這回是代表他主人南洋大富僑而來的。輪船旅館。一切都是頭等。自不必說。就是以服裝而言，也十分體面。與出洋的時候。一領藍竹布長衫。那種寒酸之狀。自有天淵之別了。況且在他沒有出發之前。陳大班已經打電報到上海他的各分行。以及南洋博覽會的招待處。上海各分行。知道他是代表主人來的。如何不歡迎他。以為這定是主人第一位寵任的親信的人。他若是回去在主人面前說一句話。他一句要勝人一百句咧。所以一到了上海。大家都捧他。同鄉中也視他為奇貨可居。至於南洋博覽會的招待所呢。特派了專員到上海來。專為招待這位南洋富僑的代表而來。一切舟車旅費都給他預備。可是他遵了主



人之命。一切自備。所有賞賚。都比了人家優厚。到了南洋博覽會開幕的那天。他和別個華僑富翁競爭着。以四萬塊錢的代價。購買了南洋博覽會第一張入場券。一時闐動了中外各界。不但是他主人陳大班的名譽。喧傳遐邇。連那位南洋富僑的代表李懷蓮。也幾乎大家都願一識荊州爲榮。一時上海的報紙。都登載他的照片出來。和他的主人一樣看了榮譽。直到了南洋博覽會閉了幕。他把主人給他的十萬塊錢一結算。除了四萬塊錢競買第一號入場券。是一件大宗輸出外。此外一共也用不到一萬塊錢。他倒是實報實銷。一毫沒有虛假。主人說道。好了。這餘下來的五萬塊錢。就給你做了小營業的資本吧。你也不用再回到南洋來了。便在上海挑你高興做的事業。做一項吧。照你這忍耐工夫。當然可以有成功的基礎。但是在南洋地方。要靠着腳跌手打。自己賣氣力。掙血汗。纔能



打出天下來的。像你這樣斯斯文文的人。看來不十分合式。你還是在上海或是內地謀一樁事業。較爲便利。倘然要多用一點錢。就看這一回代表面上。大約也拉扯得動一些咧。原來主人說他有忍耐工夫的話。就是十年功夫。不給他一點薪水。他從來沒有向主人或是旁人。有索取薪水的一句話。這個陳大班。同鄉們來依附他的人。實在也太多了。他也用不了這許多人。沒有那許多事給他們辦。所以他除了管他們的食住二者以外。僅僅只能發給一些零用錢給他們。要是謀到了別項職業。那班人自然還顧而之他。否則一年半載以後。也就要問到薪水問題。即使是有耐性的人。在他那裏住了三年。到底也要討一個下文。從沒有十年功夫。名爲賓主。彼此都不談到薪水二字的。李懷蓮逼迫到下海到南洋。投奔到大陳班門下。原是個不重要的人。而且又是在一般華僑眼中所視爲



最沒用的讀書人。看着介紹人的面子。也收在許多食客裏面。主人也永不見面。直到了半年以後。遇到了一個機會。主人要寫一封中國信。恰恰大家都不在。只有他在那裏。方始認得了主人。其實在主人心中。也只起了一個微痕。覺得那人倒還勤謹。這個微痕。在大富翁心中。也不過像水中的波紋一般。一刻兒功夫。早已沒有了。因此也不復憶及。直到了李懷蓮在那裏有十年的歷史。別人來來去去。如梁上之燕。李懷蓮只守着那個舊巢。死心塌地。絕口不談薪水問題。主人不能不有些驚奇。所以贈他五萬塊錢。教他自己去經營商業。這五萬塊錢。譬如算了薪水。每年五千塊錢。也不曾算白用了他。不過陳大班的意思。暗示幸虧遇着了。他這樣的主人。知人善任。換了別人。不是你十年功夫。依人作嫁。還是埋沒在南洋。到南洋去發跡的人。大概具有一點冒險奮鬥的精神。方克有濟。單單



持一個堅忍的心。還有些不足。所以教他不用再到南洋來。這十年門下也就穀了。李懷蓮到此方纔真交進了好運。常言道。福至心靈。雖然僅僅只有五萬塊錢的資本。但是名譽信用都非常之好。這五萬塊錢差不多抵得過五十萬塊錢。李懷蓮從此一帆風順。所有營業都獲了利。他在南洋雖然交際不廣。到底也認識了幾個人。便是陳大班的朋友。以前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瞧的。現在見陳大班器重了他。大家都來捧場。知道他背後有個大靠山。便情願和他往來。因此李懷蓮雖然自己營業也脫不了南洋這一條路。一年至少也要跑幾回。本來他在初進學的時候也早就討了一位娘子。這位娘子倒也知趣。在李懷蓮窮途落魄。正要下海的當兒。伊就嗚呼哀哉。先行失陪了。所以李懷蓮十年門下。絕無內顧之憂。及至南洋博覽會閉幕以後。他的許多事業正在開幕。他就討了一位續絃。



却是浙江金華人。這便是黃太太的母親了。伊雖然也跟了伊的丈夫。到過南洋。但覺得終有些住不慣。這個天氣便教人受不了。風俗也有種種的不同。他們常住的地方。還是以杭州及上海爲多。杭州有湖山之勝。上海爲市場之冠。李懷蓮續娶了這位夫人以後。第一胎就生了這位在人世間來享福的黃太太。伊是一位大小姐。自然凡事都稱心適意。兩年以後。便生下一位弟弟。那時伊的父親李懷蓮。在國內也成了一位鉅商。所結交的也頗多達官顯宦。到了黃太太二十歲的時候。便有人作伐。把黃太太嫁給黃老爺了。

老名家之作品 果然不錯

如 看此二回 即可想見本書全部之精彩
斷非亂登廣告之市上俗本所可及

何

特價
千部

從速
來購

?

全書六大厚册，一千六百餘面，

五十餘萬言，原價六元，現售

特價
三元六角
函購寄費
二角三分

此券係償還諸君
索閱樣本時之寄
費祇能購買反倭

壹角券

袍小說時抵價不
能兌現亦不能用
以購他種書籍

每購一部祇能搭用此券一張



第九回 白鏹營心僑商事業 赤繩繫足文學因緣

黃太太那年不過二十歲。黃老爺却是已經三十六歲了。而且已經生有兩個兒子。前夫人死了不到三年。中饋乏人。急於要續絃。黃老爺那時正在中年發揚踔厲的當兒。還是一個西洋留學生出身。在中國的政界中。說是一位辦外交的好手。因此有人和李懷蓮說。這是一位東牀快婿。那位黃君。將來是未可限量的。至少是個外交總長。李懷蓮想。我年紀老了。兒女生得很遲。兒子又年齡幼穉。確須要一位強幹的女婿。也付託有人。況且人生幸福。富貴兩個字。要合攏來。纔得圓滿。我錢總算是有的了。官却是沒有我的份。雖然在現在政界中。有了錢。便容易得官。我要做官。運動一下。也不是十分煩難的事。但是我年紀老了。再入官場。和他們英俊去角逐。也沒有意思。自然有兒子的讓兒子們幹去。就只我的兒子太小。



現在倘有個做官的姑爺。也是好的。至於年齡上相差一點。本來我們中國古書上說的。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便是外國人嫁娶制度。也是男子往往比女子大十餘歲。那正是絕好的姻緣。黃老爺那一方面呢。他這幾年功夫。雖在政界很有聲光。但宦囊也不十分充足。常言說的「千里做官只爲財」。李小姐是一位華僑的女兒。富有資財。這位丈人峯不但是僑商聞名。就是在上海以及國內。也很有聲譽。而且他不同於一般粗獷的僑商。甚而至國文一個字不識。連國語一句不會講的。也是有的。他却不然。還有人恭維他說是閩中名士咧。那位李小姐。雖說是華僑的女兒。可不是那種袒臂赤腳。皮膚黝黑的南洋小姐。也還是個閩秀模範。是上流社會幽嫻貞靜的小姐。這一段姻緣成就了以後。彼此都有好處。因此那位李小姐便于歸黃氏。一變而爲黃太太了。黃太太却有兩位



兄弟第一位兄弟。便能繼承父業。他本來是習的商業。李懷蓮年紀漸漸老了。他知道栽培子弟。可以繼承他的舊業。自己赤手成家。固然是不容易的。這就是苦於一無憑藉。而自己又讀了十餘年死書。連當務之爲急的外國話也不會說。因此對於兒子的這種新學問。都要教他學一點。爲繼續自己的種種商業起見。教他習了商科。又送到香港大學去讀書。中國以前是宗法社會。遺產都傳授給兒子女兒。是分不着的。李懷蓮只重重的送了他女兒一份裝奩。及至兩眼一閉。一切都傳給他的兩個兒子。當他死去的時候。小兒子還沒有成人。自然也歸大兄掌管。可是他那大少爺。比不得他父親。是個苦出身。用了極大的堅苦忍耐得來。他却自小便生長在豐盈富厚之家。生活也好。營養也好。教育也好。交際也好。說得一口的好英語。連外國人也都佩服他。他比不得他的父親。一年功夫。倒



有大半年在南洋。又到過了日本、美國、檀香山各處。李懷蓮在日。從小就給他對了一頭親事。他却以爲僅僅有一個夫人。不足以滿他的慾望。在他父親過世以後。他又自作主張。娶了一位中西合璧的夫人。你道什麼。是中西合璧的夫人呢。原來他這位夫人。老子是一個英國人。母親却還是中國廣東人。可以說是一個混血兒吧。伊生長在南洋。也曾經到過歐洲。不過說的是外國話。穿的是外國衣。表面上當然是一個外國的姑娘。實在伊的血統中。一半還是中國人的血統。這位夫人。住在南洋的時候。多。有時偶然也到過上海來。人家親戚朋友中。因爲有別於在中國另有一位太太。便稱之爲外國太太。本來固有的這位中國太太。原不答應。要想提出抗議。但是他討也討成了。安放在南洋。在南洋也造了房子。是另外一份家眷。這又有怎麼辦法。而且他娶的又是外國人。自己在名分上。



總是大太太。親戚間也都認伊爲正統。也就這樣媽媽虎虎了。伊的丈夫也和伊說。反正外國人不懂得什麼。你是大太太。伊當然是姨太太了。對於外國太太呢。他說我們中國人。不像你們外國人。守着一夫一婦制度。我們中國凡是地位高貴的人。三妻四妾。憑他去討。除非是窮人家的夫妻。纔是一夫一婦。他要不信。可以問問別一個中國人。凡是闊人。誰個不是家中有幾個夫人。只要他心中頂愛的。便是他的正式夫人。此外不大愛的。便算是姨太太。因爲你是我所最愛的人。所以你便是我的正式夫人。此外都不是正式夫人。夫婦之間。以愛情爲基礎的。沒有愛情。便不算。是夫婦了。這位外國太太。被他那種似是而非的話。說得莫明其妙。伊只要伊男人和伊常在一起。不要離開伊。也就滿足了。其餘他有幾位太太。也不去管他。可是他的那位中國太太。只生了一位小姐。他的那位外國



太太倒生了兩位少爺。他們把這位外國太太所生孩子的血統分析起來。說是有四分之三中國人的血統。却也有四分之一外國人的血統。因為那位外國太太的血統。中西各半。伊又嫁了一個中國人。所生的孩子。只賸了四分之一了。而現在他來拜望他的姑母黃太太。阿寶說與筠青聽的那位李少爺。就是李懷蓮的大孫子了。可是李懷蓮辛苦一生。沒有見他的孫子出世。沒有做過祖父。享過含飴弄孫之樂。也算是一件小小憾事咧。我今且說黃太太那位姪子。名字喚做光啓。年紀比筠青不過大了兩歲。是一位聰穎豪爽的青年。就因為從小就生長在有錢的家庭裏。不免有些兒執拗的習氣。又因為他的血系裏。有這個四分之一的血。是從他一個英國產的外祖父那裏稟受得來的。又未免有些中國人所說的外國脾氣。從小兒三句話不對勁兒。便給人毆打起來。也是有的。他有



一個高高的鼻子。有一對深窪的眼睛。有一頭褐色的頭髮。從在母親身邊的當兒。咕咕呱呱。就會說外國話。不過在小時節人家瞧他的樣子。都呼他爲小外國人。他的父親。起初是往來於南洋上海之間。後來在香港別有營業。便不大到上海來。好在他的大太太。本是福州人。已經遷回福州去了。他的所以到廣東去。原來他在廣東。已經別有所戀。有人說他一箭雙鵰。討了人家一雙姊妹。在那裏效法英皇故事了。李光啓發育得很快。在十四五歲的當兒。人家瞧着他。就像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爲着讀書問題。因爲南洋沒有好學校。他的母親。主張在香港進學校。偏偏他的父親不願意他在香港。却說上海學校多。他是中國人。將來在中國辦事。應該入中國人所辦的學校。況且我還願意他在上海。學一些上海話。我們也有親戚在上海。他的姑母黃姑太太。就是住在上海。也可以託伊們



照應照應咧。他這時便送他到上海去。說那一位姑母。我們上次到上海。你不是見過的嗎。他們久住在上海。是個老上海了。託他們找一個學校。他們必定知道那一個學校好。那一個學校壞。但是他的那位公子。不贊成他父親的話。他說我的姑母是個女人家。我們的表弟還小。有一個大表兄已經出洋去了。伊怎能知道上海學校的好歹。倒是我有幾個同學。他們現在到上海去了。我去找我的同學去。李光啓的話是對的。照他雖是一個孩子。料事倒也不差。那時候。他們姑母一個兒子是很小咧。女兒是在一個教會女學校裏念書。也不過是中學程度。黃太太也的確沒有鑑別學校優劣的經驗。後來李光啓因為由他同學的介紹。進了這個中華大學校的預科。他那時候。偶然也到他姑母家裏去玩玩。無奈表弟年紀還小。因為他的言語上的關係。不能流暢說着上海話。一句話要說半



天纔教人家聽得懂。言語和感情上是有很大關係的。因此元吉便不大和他親密。連黃太太和他談話也須費了很大的力。那時筠青是住宿在學校裏的。不大回到家裏來。李光啓和伊見面的時候很少。初來就沒有見面。第二次來時。恰巧那天是星期。大家很客氣的見了一面。李光啓因爲言語上的扞格。簡直沒有多說什麼話。因爲一句話。要說了幾遍。人家纔聽得懂。那就很費事了。他那纔相信他父親的話。既然我是中國人。自然應當會說中國普通的話。而上海話也就是中國普通話之一。他父親自然吩咐他。我們既然有個姑母住。在上海。一切便利得多。你也在學校放假的日子。時常到伊那裏去走走。李光啓遵了他父親之命。有時也到馬斯南路來。黃太太是個待人接物。非常和氣的人。況且又是自己的姪子。總是留他吃飯。問他要什麼東西。偶然逢到筠青在家裏時候。表兄妹



並不避面也和他談談。可是李光啓的上海話。雖然比從前進境了不少。他有一個怪癖性。見了年輕的女子。不大會說話的。加着這位黃筠青女士呢。也是一位沉靜寡言的人。兩人自然言語很少。便見得很客氣的了。有時李光啓來了。筠青遇着有同學姊妹在那裏。當然招呼伊的同學姊妹。不能來招呼他了。幸虧黃太太出名的「滿張羅」。不論什麼人。伊都能敷衍周旋。伊可以在沒有話可講的裏面。尋出些話來。和你問長問短。但是李光啓又覺得沒有意思。和這位半老的姑母講話。年齡既不相當。智識又不相稱。他也明知道這位姑母想出許多話來。和他敷衍。有甚意味。與其如此。不如找幾個同學。到高等娛樂之場。什麼拍球啊。游泳啊。他都擅長。因爲他的身體健壯。性子豪爽。在那個學校裏。漸漸成爲一員運動大將。這幾年來。學校中對於運動健將的學生。非常寶貴。當然一個學



生出了鋒頭。他的學校也與有榮施。學校當局也就十分優待他。寧可別種功課。媽媽虎虎。這某某運動大家。出於某某學校裏的名譽。是萬不可犧牲的。李光啓走進這個運動世界裏去。每天所遇到的都是那運動世界中的。人。短短的褲子。長長的腿。黑黑的面孔。蓬蓬的髮。每天縱縱跳跳。總在鍛鍊身體。對於別種學問。未免拋荒一點。尤其是文學一方面。他簡直寫一張字條子。就可以立刻發見好幾個別字。可是學校中自教師以至同學們。大家都捧他。一則是本學校裏的運動健將。使本學校全體都有光榮。二則他是一個華僑的子弟。用錢是揮霍慣了的。他父親的意思。只要他不干涉他父親家庭間事。用幾個錢。不算什麼。他在上海有分行分店。還有往來的銀行錢莊。他是個小老班。上海人稱之爲小開的。他要用錢。儘管去支取。他父親已關照了上海分行分店裏的經手先生。用不



着再請命於他父親。只是李光啓不嫖不賭。一個大學生。無論怎樣揮霍。也有有限的。每年用了幾千塊錢。已經是很闊綽的了。在大學生中。已經是要算一個揮金如土的富家子了。不想後來黃筠青也進了這個中華大學校。雖說和伊的表兄李光啓無關。也不能不是由他一個動機。原來在數年前。上海有好多的大學校。都是不開放招收女學生的。幾位主持禮教的校長們。以爲男女同學。流弊孔多。這些青年男女。情慾方張。似乾柴烈火一般。將來一定要鬧出大笑話來。但是到後來。一個個大學校都男女兼收。不分性別了。從前說流弊孔多的校長們。至此也不加堅持了。那時中華大學校首先招收女生。他們的招生廣告。已經煌煌地登在各報上了。這個當兒。恰巧黃筠青從教會的中學畢業了以後。正預備着進大學。不知道進那個大學校好。那天李光啓來省視他的姑母。偶然談起黃



太太便問光啓道。不是聽說你們的大學校裏。下半年也招收女生了嗎。李光啓道。是的。現在時代是男女平權。女子和男子。享同等之權利。當然一樣要教她們受高等的教育。不但是我們的學校。有好幾個大學校。下半年都招收女學生了。黃太太道。就是你那位表妹筠青。伊今年是中學畢業了。却再想升學。但是上海的學校雖多。也說不出那一家算是最好的。也有人說。你們這個中華大學校。教課最好。設備也最完全。我想教伊就攷中華大學校去。啓少爺。你看怎麼樣。李光啓道。妹妹能到我們這學校中來。那是極端的歡迎。不過離此地很遠。通學是不成功的。好在學校裏已經置備了女學生的寄宿舍。她們女生的寄宿舍。比了我們男子的。要考究的多咧。黃太太當時就和伊女兒商量。黃筠青也沒有異議。本來那座中華大學校。是個近於貴族性的大學校。設備是十分完美。教師都



是國內知名之士。在歐美各專門大學畢業來的。雖然學費比較別個大。學校貴一點。可是學生非常之多。有兩千多人。今年再開放了招收女生。當然學生們愈加多起來了。筠青同時也有兩三位同學。也想去攷進中華大學校。伊們就約了伴。一同去攷了。那時各大學校在開始招收女學生。以開風氣的當兒。取了一種優待女生的政策。在相當的範圍以內。大都是攷取的。因此說黃筠青的進中華大學校。和李光啟不無多少關係。但是黃筠青到了那個學校以後。未必因為同學的關係。而使他們表兄妹多所接近。一個學校裏。男生和女生。除非是同班的緣故。或者在講坐裏可以相見。否則也難有朝夕相見的機會。況且黃筠青和李光啟兩人選取的科目不同。黃筠青是在文科。李光啟是在商科。因此在學校裏。兩人殊難見面。除非是有什麼事。特地到女生寄宿舍去訪伊。可是這個學



校。雖然優待女生。却也關防嚴密。男生無故就不許踏入女生的領域。黃筠青進了這中華大學校半年以後。纔認識了陳士華。凡是每個大學校裏。都有學生們自動組織的什麼會什麼會。尤其是文科學生。他們有各種的研究會。什麼詩歌研究會。音樂研究會。文藝研究會。戲劇研究會等等。黃筠青是文科學生。多少選性之所近的幾個研究會加入。而且學校中來了一個姿容美麗的女同學。爲全校所注目。到了後來。便有尊之爲皇后。把女生的宿舍。稱之爲東宮西宮。總之一校中。有了那們一個皇后以後。大家捧之登天。比了捧李光啟的體育健將。還要勝他十倍。這時那本科裏。本級裏。有了密司黃這樣一個人物。他們好像足以驕傲於別一科別一級。無論什麼會。都要把伊拉在裏面。黃筠青本來在教會學校裏就學過鋼琴的。無疑地便加入了音樂研究會。對於這個詩歌研究會。伊



本無意加入。可是那班勸誘者再三說法。他們說詩歌與音樂相通。密司黃既然加入了音樂研究會。如何不加入我們的詩歌研究會。黃筠青是面子最軟。不肯教人過不去的。也就答應了。不過說我的文學有限。說不到研究詩歌。請諸同學原諒。其實詩歌研究會中人。只要密司黃肯加入。他們的會為會員就是了。研究不研究。倒不甚注意。這個文藝研究會。會員最多。文科的學生。大半加入。他們而且還出了一種雜誌。黃筠青本有研究文藝之心。大家舉伊為會中的書記。好在願意幫伊的忙的人很多。便在這個會中。黃筠青認識了陳士華。真是驀地裏惹下了五百年前的孽債。因為陳士華也是文科中的高才生。溫文爾雅。瀟灑出神。文學尤為傑出的人才。他們所出的文藝雜誌上。關於論文、散文、小說等等。每期總有他好幾篇。黃筠青讀了他的文章。心中暗暗地佩服他。自從密司黃當



了文藝研究會的書記以來。漸漸的與士華接近了。第一步知道的是個同鄉。同爲杭州人。第二步知道的是兩人紮起家世來。還是親戚。原來陳士華嫂嫂的母親。也是士華的舅母。現在長齋繡佛的這位嫁了不到一年就成了寡鵠的老太太。伊的母家是黃氏。却是黃筠青一個堂房姑母。所以叙起來。士華和筠青兩人。也算是表親了。可沒有似筠青和李光啟那般的表親來得近。可是要走到親密的一條道路上來。便是同鄉咧。同學咧。又是表兄妹咧。一重重都可以加上去。

訂校房山六漱

著生龍雕川蛟

精忠大俠傳

本書情節節錄

本書為當代大國術家蛟川龍生費兩載心血結構而成。內容六十萬言。寫劍客俠士軼事之闕。非信手塗抹者可比。且漱洋酒房校訂。根據歷史。足補史事之闕。一百二十幅。請名畫家朱鳳竹先生繪。畫意極極為名貴。現已出版。請詳閱下列內容情節節錄。

兩個手絕佳的少女，會騎在虎背上游山。一個半尺長美女，會伏在地上。德和和尚講經。頂上放光。內出來。歌舞。却是隱去的。建文帝。吹飛。太空中。游行天下。那碗裏盤着一條小蛇。一股熱氣。能改變。一個二十餘歲的下。年。個。雲士身上發出一股。氣。老翁。預。伏。未。來。的。水。潭。只。為。寫。了。却。是。個。龍。穴。變。成。了。一。塊。好。風。水。果。然。預。伏。未。來。的。水。潭。只。為。寫。了。却。七。個。字。竟。被。殺。了。八。十。三。人。果。然。預。伏。未。來。的。水。潭。只。為。寫。了。却。人。面。一。個。游。好。別。的。賭。徒。十。三。人。果。然。預。伏。未。來。的。水。潭。只。為。寫。了。却。自。己。的。頭。顱。先。落。地。而。死。一。隻。虎。游。瓜。上。正。在。生。着。許。多。活。動。的。眼。睛。似。小。山。般。大。的。黃。蛇。用。少。林。絕。技。叫。化。淘。地。一。隻。石。鱗。會。變。成。人。的。頭。顱。先。落。地。而。死。一。隻。虎。游。瓜。上。正。在。生。着。許。多。活。動。的。眼。睛。鑽。到。池。裏。去。飲。水。要。避。雷。蟻。蛇。叫。化。淘。地。一。隻。石。鱗。會。變。成。人。的。頭。顱。先。落。地。而。死。一。隻。虎。游。瓜。上。正。在。生。着。許。多。活。動。的。眼。睛。有。人。吐。出。真。火。來。燒。他。們。一。隻。妖。人。掃。在。河。底。下。有。許。多。天。空。外。伸。出。一。個。巨。瓜。來。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泥。中。去。了。生。出。一。個。大。瓜。來。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泥。中。去。了。下。死。明。主。的。大。寇。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泥。中。去。了。備。下。死。明。主。的。大。寇。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泥。中。去。了。

全書六大厚册
原價大洋五元
特價祇售三元二角三分
購寄費

代售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發行 大眾書局

上海四馬路



第十回 玉怨瓊愁同情揮涕淚 珠聯璧合夙世訂姻緣

黃筠青自從在文藝研究會認識了陳士華以後。兩人就覺得心心相印。但是尙未到戀愛的程度。恰巧又有一事。促進了他們彼此慕戀的心。不是他們於各種研究會之中。還有一個戲劇研究會嗎。這戲劇研究會的會員。大半是文藝研究會中的人。黃筠青起初還不肯加入。經不起許多人的勸誘。好似說密司黃倫不加入我們的戲劇研究會。我們這個會也不能組織成立。還是解散了好得多。因為我們這一級裏。有這樣演劇的天才。不肯加入。我們還組織什麼戲劇研究會。這不是被別一科的同学笑死了嗎。黃筠青笑道。這不是胡扯嗎。我到了本學校裏。也從來沒有演過戲。怎麼知道我有演劇的天才呢。難道我的行動上。有什麼像優伶的姿勢嗎。那我非得自己矯正不可。可是說這話的人。也不是全無一點根



據的鑿空之談。他說密司黃在本校確是沒有演過戲。兩年前在某教會學校聖誕節那一天。不是扮演過劇中的什麼公主的嗎。黃筠青被他查出這個古典來。却啞口無言了。原來說這話的。是戲劇研究會的主任袁臥雪。是筠青同學姊妹袁倩儀的哥哥。在教會學校的時候。就和袁倩儀同學。此刻便一同到中華大學校來。迴憶教會學校耶蘇聖誕節演戲的那一年。袁倩儀還飾了一個王子。我便飾了個公主。但是從前演那種戲。一半是爲練習英文。草創得很。什麼帽子等等。都用五彩的紙。剪製而成。雖然曾經演過一次。也提不到天才不天才。但是他們非要把伊加入不。可。又去運動伊的女同學袁倩儀。黃筠青無可如何。只得又答應了。他們的戲劇研究會。不但是僅僅研究而已。當然是要實行演藝。纔有意思。就。在本年的寒假。有一班大學生行畢業式的當兒。他們在校開了個送別



會預備由這個戲劇研究會組織的一個白薇社開演一齣戲。是一本外國著名的脚本。他們把牠改成了中國的故事。一共却有五幕。這齣戲中重要的女主角。當然是黃筠青了。重要的男主角。却有兩人。都有資格可以當選。一位便是陳士華。另一位是姓高的。那齣戲本來是一齣悲劇。是男主角與女主角互相戀愛。中間生有阻力。男主角死了。女主角病了。因為黃筠青偶然做點小文章。也善於敘悲。稍為試了一試。伊就能委婉地傳出劇情。大家說倘然公演起來。必能使觀衆神往的。當然可以勝任愉快的了。但是男主角中選任何人。倒是一個問題。除非本人不願意演劇罷了。願意演劇的。誰不願做黃筠青的配角。而且是個極重要相對的男主角。因此面子上雖說是請導演先生指派。暗中却在那裏競選。這位導演先生呢。就是袁倩儀的哥哥。他說兩人都可以勝任。無所軒輊於其間。



他跑來和黃筠青商量。意思是要教黃筠青選任一人。在黃筠青的意中。自然願意教陳士華扮演。可是伊雖有此心。却不肯說出來。還是請導演先生指派。只是袁倩儀已暗暗通知乃兄。似乎筠青的意思。願意陳士華演。偏偏那個姓高的。又宣言。除却這個男主角以外。別的演員不做。情願此次不加入這個劇團。這却使那位導演先生爲難。一樣是同學。却怎可以得罪了誰。後來他於無可奈何之中。想出了個拈鬮之法。誰拈着鬮子的誰做。大家倒也無可言說。聽命於冥冥者安排。到了那天。導演先生就說這個鬮子。要請密司黃來拈。許多人都鼓掌贊成。黃筠青這時被逼着沒有法子。只得拈了一個鬮子。交與導演先生。導演先生當衆啟視。却寫着「陳士華」三字。又是一陣各同學湊趣的鼓掌。只把那位姓高的氣的不但別的演員。他不肯當。到了那一天。連戲也不來看。正像戲中的男



主角失戀一般。異常的灰心。至於陳士華呢。自然鼓起了他的全副精神。他們兩人把劇中情況。曲曲寫出。演到了兩人熱戀的當兒。正是情意纏綿。演到了兩人失戀的時候。又是幽淒哀怨。使一般觀眾忽而喜悅。忽而墮淚。大凡演劇的人。雖是主角好。而配角不得其當。也足以使主角損色。本來有十分的本領。縮減至七八分了。若是兩方面都好。有十分的本領。可以增高至十二分。這一齣戲的成績。不但是對於黃筠青個個稱贊。也是對於陳士華人人道好。堪稱工力悉敵。自從有了這一段演劇的因緣。却使陳士華與黃筠青兩人。益加親密。本來劇台上的事。原是假的。劇台上的愛情。也是一種假愛情。後來漸漸以假愛情變成了真愛情了。天下有許多事都是弄假成真的。這也算是弄假成真的一種了。加着陳士華一種溫文態度。無論那一個異性都歡迎他。他和黃筠青有了一重親戚



的關係。自然可以常到筠青家裏去。好在筠青家庭中的人。簡單得很。只有一母一弟。房子雖不十分寬大。却是幽美高雅。是一座特建的小洋房。本來一位瑞士人居住的。這位瑞士人回國了。黃太太託人把牠賃下來的。房子前面有一大塊草地。碧綠的如鋪了地衣一般。隨意種了一點兒花木。四季都可以看花。陳士華第一回到筠青家裏去。便拜見了黃太太。黃太太由伊的女兒預先說起。早知道伊的同學中。有這一門親戚了。而且演劇那一天。凡是學生的家屬。都送了票子。黃太太也是座客之一。他在舞台上表現的藝術。黃太太也早已賞鑒過。他的風流蘊藉的態度。黃太太也早已默誌在心。就是和伊的女兒筠青在劇中所表現的戀愛。雖則是假的。但到了感人到深處。便把假的也認爲真的了。演到那動人哀感的地方。黃太太是心腸最軟的人。爲了他垂了不少同情之淚。有許多



太太們到劇場中看戲。往往要帶了好多的小手絹兒。他們看到了悲慘的地方。止不住從鼻子裏一陣陣酸到了眼睛裏。那眼淚使止不住的滾出來。也不管人家嘲笑伊。那做戲是假的。並不是真的。何必被人家賺出了眼淚來。可是在看戲的人。也明知戲是假的。却一陣心酸。忍不住眼淚便滾出來。好似潮水一般。不能遏制了。黃太太便是易於落淚的一人。當然自從演劇以後。陳士華和黃筠青兩人的親密程度。又加上了一層。他本來一個人住在上海。也覺得無聊。便時時跑到筠青家裏去。黃太太總是竭誠款待。留茶留飯。尤其是大家都呼他爲小弟弟的元吉。小孩子更容易和人馴熟。因爲帶點親戚的關係。黃太太便吩咐元吉呼他爲華哥哥。加着陳士華又很會和那班小世兄作伴。見筠青喚他小弟弟。他也跟着伊喚他爲小弟弟。所以不到幾天。已經常常爬上他的膝頭。勾着他的



頭頸。顯見得非常親熱而熟習了。黃筠青是個幽嫻蘊藉的人。起初是一點兒不形諸辭色。但芳心可可。自然而然的有一種無形的神情流露其間。傍人也自然而然的看得出。那個慧黠的小婢女阿寶。每逢陳士華來時。伊開了院子裏的門。便提高了嗓子喚道。三小姐。陳少爺來了。伊總以陳少爺是三小姐的朋友。決不是太太和小少爺的朋友。有時筠青不在家。和同學們出去游玩去了。恰巧陳士華來訪。伊開了門。第一句話。便報告三小姐和那家的小姐一同游玩去了。別的家中傭人。也是如此。倘然筠青和士華在那裏談天。他們也決不進去。總總他們兩人璧合珠聯。將來成爲佳偶。已是大家所公認的了。伊自從莫干山回來以後。也頗盼望陳士華同到上海來。所以今天見了門前停的汽車。還搬了行李之類。以爲是士華來了。及至阿寶說出了李家少爺。伊方纔想起了是李光啟。自



已想想。有些兒好笑。伊便走進了母親的房中。果然見光啟正站在當地裏。和伊的母親講話。見了筠青進來。笑嘻嘻的迎前道。妹妹近來可好。筠青一面放下了手中所挾的許多紙包。一面也說道。啟哥是今天到的嗎。舅母在府上好嗎。李光啟道。謝謝您。家母還康健。說到那裏。兩人就沒有什麼言語了。早就說的。李光啟見了漂亮年輕女子。雖中心好之。却是不大會說話。反而臉孔會紅起來。黃筠青也是一位沉靜寡言的人。就是伊的「舅母在府上好嗎」一句話。已經是極力敷衍的了。因為伊就自有知識以來。不曾見過這位中西合璧的舅母。但是在禮貌上。在酬應上。理當問問他母親的好。這時黃筠青把美目流盼了一下。却見李光啟的身體。似乎比陳士華還高出了半個頭。穿了一件白嗶嘰的夏裝西服。下面是澹黃色的短褲。把一雙黝黑的膝頭。露出在外面。捲口的織花線襪。下



襯着白皮鞋。却有了這一點兒泥污了。光着頭。那一頭褐黃色的頭髮。也有些兒蓬亂。手中却是下意識地在旋轉那一頂巴拿瑪草帽。臉兒本來也不很黑的。現在大概爲南洋的風日所炙。微帶一些黃黑色。然而兩眼精神奕奕。軀幹挺直。就知道是一個體育的健將了。黃太太却是個好熱鬧的人。這李光啟又是伊的姪子。今天見他來了。當然是很高興。便道。啟少爺。你還是住在從前住過的那屋子吧。不過小一點兒。那屋子是向南的。倒也還涼快。光啟道。那就好了。又難爲姑母費心。黃太太道。這是很便當的事。我們自家。人也用不着什麼客氣。回頭便向筠青說道。筠兒。你吩咐傭人們。把屋子收拾清楚一點。關照老張媽預備清潔些的客牀被褥。晚上怕有蚊蟲。掛一頂珠羅紗帳子。光啟連忙說道。反勞妹妹操心了。舖蓋我已帶來了。黃太太道。你的舖蓋。你住到學校裏去的時候用吧。住在這



裏。我們應當預備的。黃筠青奉了伊母親之命。便去吩咐那班女傭人。安排一切。借此就挾了一包買來的東西。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黃太太却和光啟問長問短。問問他父親今年的商業上可好。比了往年如何。又問問他的母親。是否仍住南洋。你父親也到南洋來望望你的母親嗎。伊爲什麼也不住到廣東去呢。不然。住在上海來也好。你又在上海讀書。我們兩家親戚。也可以熱鬧一點。光啟微微的歎一口氣道。父親的事。我簡直不大知道。據說今年的生意。比往年差一點。不過現在無論什麼商業。往往始而是投資的。漸漸的走到投機的路上去。投資是賺錢困難。不及投機的發財容易。不過投資比較穩當。投機却挾有一點危險性質了。父親做的事業。我不高興去問他。他不大和我說。這是我們分號裏一位經理。私下告訴我的。就投資的事業上講。賺錢應該拿得穩的。所分別不過



在多賺少賺之間。在投機的交易上說起來。那就使人猜度不出了。竟可以忙了一年多所賺下的錢。在一天工夫裏。都可以送掉的。好在父親他是有經驗的。也不會十分失敗。停一停兒。又道。父親在廣東另有了一個家庭。他也不常到南洋去。母親呢。也不願意到廣東去。伊住在南洋已經慣了。大概一個人住慣了一處地方。便安土重遷。不願意搬來搬去了。我本來也想接伊到上海來住。住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勸說了好幾次。伊當時倒也答應。說是好幾年不到上海了。及至將要來的時候。伊又說不去了。就這樣的蹉跎下來。黃太太道。南洋有什麼好處。還是上海好。像我那樣久住在上海。連杭州也住不慣了。今年夏天。爲了你表弟的病。醫生說是要轉換空氣。我們所以到莫干山去住了一陣。起初倒還好。後來漸漸兒覺得厭棄了。趕緊還是回到上海來。你母親倘然不能長離開



南洋。上海和南洋兩面住。不很好嗎。春夏之間。便住在上海。到了天氣寒冷的當兒。就住到南洋去。那不是很好嗎。自此以後。光啟便住在他姑母家裏。專待學校裏的開學。黃太太家裏沒有許多人。就只一子一女。因着自己的姪子並不是外人。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塊兒的。光啟除了每天偶然出門遊玩訪尋朋友之外。在吃飯的時候。總是遇着他的表妹筠青。便是飯罷以後。也要談着一回天。或是談着學校中的故事。或是講起南洋的風景。光啟有許多同學。都還沒有來。所以也不大出門。從前爲着言語上的隔閡。如今他已說得一口很好的上海話了。因此漸漸的和筠青兩人親熱起來了。那時候。偏偏陳士華留滯在嘉興不能來。雖然士華也接到了上海的信。知道他們很盼望他。早一天到上海。無奈他母親的病。在他初回去的幾天。頗見硬朗的樣子。大約是看見伊兒子回來。心中高



興的緣故。過了幾天。又漸漸地顯着衰頹之狀了。他的大嫂。是有些兒知道他和黃小姐有點繾綣情事的。也知道他急急的要回到上海去。因爲他告訴他的嫂嫂。說他們已從莫干山回到上海了。不過他嫂子的意思。老太太這兩天的身子不大好。上海的學校。也至多不過兩星期就要開學了。到了一開學以後。老太太就是病了。伊也不願意讓人寫信給你。怕你兩頭掛念。今年春夏之交。有一次。我要寫信給你。都被伊阻擋着。那不如在此未開學之前。在家裏多住幾天。陪伴陪伴伊老人家。到了開學期近。伊一定催促你到上海去了。士華心中也覺得一時離不開這病母到上海去。也沒有什麼事。只不過每天跑到馬斯南路去罷了。好在黃筠青是極賢明的女子。伊一定能原諒人的。因此陳士華便寫了一封信給伊。告訴伊老太太這兩天的不大舒服。一時不能便到上海來。但最遲到兩



星期以後。將要開學的時候。無論怎麼樣。也總要來的了。相見有期。良晤不遠。當然的筠青是體諒他的。伊的回信說既然老太太身體不舒服。應當在家多住幾天。好在兩星期後開了學。照上海學校的習慣。上課還得遲幾天咧。這回信。當然足以安慰陳士華。使他安心住在嘉興了。却不知道在這幾天裏。李光啟和黃筠青漸漸有接近的機會。光啟本是個好動的人。這幾天內。因為他的朋友。都沒有到上海來。一個人出去游玩。却有些兒不大高興。於是常常邀着他的姑母和表妹表弟。一同出去游玩。黃太太本來是個好玩的人。而且如今又是自己家裏的姪子。當然也很高興。不過遇到了伊家中有了打牌的伴侶來。或是人家打電話來。約着伊去打牌的時候。二者不可得兼。伊就甯可打牌。不出去游玩了。可是李光啟就不喜歡打牌。他連看都不要看一看。或者原來是約好了一同出去



的。忽然有了牌局。黃太太怕自己不去。沮了他們的游興。便吩咐他們姊弟兩人。陪同了光啟哥哥一同去。小弟弟是個孩子性質。聽說出去玩。或是看電影。或是逛各處公園。或是到什麼哥爾夫球場。都是很起勁的。便是他的好姐姐不去。他也一定似扭股糖兒一般。扭着伊非答應同去不可。黃筠青本來最愛這個兄弟。伊母親就生了他們姊弟二人。并且他又是有病的。一向把他嬌養慣了的。萬一因爲不順從他的緣故。又發起病來。更使伊的母親焦心。而令自己不安。所以有時雖不願意去。也只得勉強應允了。李光啟起初原是要約着他的姑母和表妹表弟一同出去游玩的。有幾次他姑母爲了打牌成局了以後。便說不去。他怕因爲了姑母不去。使全體不能去。心中有些怏怏。後來姑母雖然不去。却依然教他們姊弟兩人陪了同去。他方纔高興。到了去過幾次以後。他反願意姑母



家中有牌局。只要聽得姑母一聲啟少爺。我今天沒有空。朱家太太、張家四小姐約着要來打牌。他就接着說。那末我們同小弟弟筠妹妹一同去吧。就中可是有一個關鍵。倘然小弟弟不去。筠青也就不大高興同去。因此李光啟第一步就得要鼓舞小弟弟高興出去。使筠青有不能不同去之勢。小弟弟倘然吵得要去。好姐姐尚在猶豫之中。他就可以吵得使他母親打牌也沒有心緒。到那時候。黃太太一定說道。筠兒。你陪他出去一趟吧。他在家裏儘鬧。我今天准輸錢的了。如此一說。黃筠青也只得聽從了母命。和他們一同出去了。

程 瞻 廬 著 滑 稽 香 豔 長 篇

唐 祝 文 周 四 傑 傳

本書著者程瞻廬先生——

年紀雖老 文筆極新！

寫出來的俏皮文字 看了誰都要噴飯！

你看——他把一部的三笑彈詞

變成這樣一部妙盡妙絕的滑稽小說——

無一句不好笑 無一回不好笑

全書六十萬字 可換六十萬聲笑

你能看了下面兩回不笑麼？——

現在趕印

全書洋裝八册
定價大洋七元

特價四元二角

函購寄費
二角三分

